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〇五册目次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六卷（二）　（明）茅坤輯　明崇禎四年茅著刻本　〇〇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六卷（二）

（明）茅坤輯

明崇禎四年茅著刻本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直敘還太史公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謁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議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竊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才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

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即日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

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疏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

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
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
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
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
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
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
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
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

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内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
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
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内銓改翰林侍讀
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
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
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眞宗自初
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
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
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

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聞繼遷之孫復以河西
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
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
祖諱超皇祖諱遜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
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
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
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
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
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雅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踠而遐惟其壽考福祿之降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奇而錯落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樂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求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

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不使河東得發齊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illegible]也蓋世人[illegible]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又陳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練兵内已無攻戍之謀而坐請益兵蓋慮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辭爾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訊之其後三路出兵敗者咸畢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其急甚不至公在河中乃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兵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鄜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既勅告其屬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功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

審刑院以下各官階遷從

公嘗爲御史彈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謝練使以空
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
以劉氏壻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
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
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
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
上書言事眞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
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
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

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
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
所至皆有能績爲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
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夫公曾祖
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
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略景亮景讓景通景直景彥公
卒之明年秋其子悅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
卜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
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
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爲諫官時
嘗與公爭議于朝者而目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
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爲可信
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由漢俱起震官太尉
四時以公於陵正直儀射于唐師復理郡振左拾遺
文蔚複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其居僞邦
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臚顯有時發于皇明
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

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繁譜
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
愈久而蕃大第弗述昭穆綿聯公其歸此安于萬年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

墓誌銘

通篇以瑜爲案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賜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益亦巳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

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覩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巳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縣爲令者閤門重簾以塵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巳盜竊爲害者賭博持贓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遷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

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

其所居人皆以爲安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收租綿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如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

友愛人以爲同產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眞子眞子充皆早卒於公之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絳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助推公之善(闕)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違故公(闕)其終斷難於自進以晩見嗟而壽朔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
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
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
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衍公與紘皆以清節
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爲也數招致之一見大
喜已而杜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副使知永興軍
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數曰待我以

此可以去矣杜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
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
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杜公自以爲得益
友慶曆初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
士杜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
兵討西夏久無功又下騎劫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
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鋭意吏治一二大臣乃
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
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
人猶須委曲開漸而公獨指斥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
皆偏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
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
吾猶不知爾公曰所謂諫臣者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
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
嘉納之保州兵變有告者人皆不肯發之公因力
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公也邊將劉滬城水
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
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

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
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
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
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
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使人指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
三公相繼去而公方在論中而辯爭愈切不自疑由
是罷諫職以右正言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
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河
北河東轉運使公素疏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

前言兩内助果[illegible]
朝廷備顧問而錄從刀筆尸其職焉公處之[illegible]至
為延獄澤諮常有得其情大[illegible]
鄧穎破南陽順陽公安行自方[illegible]法
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illegible]為
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illegible]不能
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illegible]而亦
莫之毁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
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

而不納賄遷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
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
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
公和[illegible]然[illegible]也自河東召為度
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illegible]元年遷刑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illegible]乃
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illegible]行事
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論如其身履其間而
[illegible]史不如
聞公論也所著[illegible]七十五卷論議家[illegible]書本及
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
詔取其書藏于秘府[illegible]有文集七卷
公喜接士[illegible]入者所得[illegible]諸孤兒
教育如己子[illegible]尚書
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
妣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
曰宿州節度推官次曰定曰賓皆將作監主簿女

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卒以五年七月
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瑒頭村之北原銘曰
[illegible]有其義惟篇而無欲以[illegible]則力雖
[illegible]有深
[illegible]不安其內兮自世無傷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本世系以次纍欷悲慨之首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詳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蕤客蕤客生琪而始爲弘農人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大順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

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端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當兒時凡大人獨愛之大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婣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二篇始爲之父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忘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爲藏其書府君盜之乞鄰家以讀人宋受命太宗即帝位行之三年吳越錢俶請于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

□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麟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所賦與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州□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會考試國子監生取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爲同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

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厲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艱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目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職方郎中自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勸其遇世自守以循者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數曰吾不學乎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爲於人而嘗自獻於天子矣今欲就此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疾

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判刑糺察在京刑獄轉兵部
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名以知制誥府君與潁
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人者皆久不
用遂以老既而一日皆用之是時學者方用聲偶擿
裂為文章在位者以為患嘗謂天子用此二老有
意矣而又下詔書勑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後以
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illegible]　天用者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illegible]縣男
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

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
隱某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若其學以老不克用
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伸榮顯既
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濟南
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除其男長曰渭
明州觀察支使次曰[illegible]汾陰軍司理參軍次曰[illegible]漸
沆濰皆將作監主簿[illegible]又除二孫某官某餘慶之
及者　世為大守道者本必果不遇也而楊氏嘗以
族顯於漢為一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晉氏滅於
夷亂而漢之大人苗裔存矣然在[illegible]下而及唐然
楊氏之後猶有人物[illegible]之[illegible]及[illegible]唐[illegible]孫
士蓋公又以明經[illegible]於[illegible]然而楊氏者又以其族
者唐之顯於[illegible]後[illegible]而天下亂裂焚
蕩離散而唐之名族之後世[illegible]在今[illegible]今然
楊氏之後獨存及府君又大顯於時其後於漢而
死以無辜君子傷哀曰不幸然孰知天道不昔且久
歟而府君又為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
葬也是宜銘銘者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

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濟
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卒及是合葬自有誌府
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
曰
楊氏之先自漢有聞有族有裔世惟厥人由漢迄今
更離喪亂靡有存[illegible]而世[illegible]府君之顯不彰于初
其久不[illegible]今乃以發[illegible]之分遂揚[illegible]嗚呼德則
承先而[illegible]也[illegible]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嘔　杜公以兵略顯故誌中獨詳而少所歷它官皆略矣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破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

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賊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略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爲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大蠻首惡恃阻如捕猨猱在深林以苦暑難久是逃匿遠去者不可爲故常務推恩利以招之然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兵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皆與降者邪吾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釃酒大會環州戮其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尩病脅從與其非同叛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

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須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極納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復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官得罪將吏非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侵邊邊吏[illegible]

事紐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
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
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
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求孟香
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逆擊舉兵孟
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
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
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
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恤其家以其子紹為祕

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
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
縣陰氏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貧富有老而生子者
父兄多不舉因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五保俾民
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
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
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
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
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
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
幼子男一人紹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
儒宗故其子孫皆以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强記
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有文集十卷奏議集
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為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
兼喜陰陽數術之學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
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
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耶其果可以自知耶皇祐六

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
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誌族父如此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顯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其後為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召見見者數人皆進自顧為推恐不用者君獨立殿下無所發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會齊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

府君曰如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索其家得銅器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還殿中侍御史為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為無闕復使典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有欲郡就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三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

人斷臂臠肉官為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軋號不得免府君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詐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人傳尚書司封員外郎一司戶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利豈吾欲邪使吏以錢為俸今上即位

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繫舟還無一海上物歸鄉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報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解舍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為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偽唐屯田員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堅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治身儉約簡言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弛人用憚之威

舉下吏人未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
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
此銘曰
唐蔡盜猾裂四方鍾氏於洪入州自王傳死于時
敗陳于楊自梁迄周廬陵鄉那歐陽是家世以不章
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開始我仲父以貢中科
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而弱以行
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中多尊史慶處

公諱潁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
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
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
治者以潁攝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
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
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
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僻惡

而歙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
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
冠帶偃簀恬如也盜有殺其民黃氏於市三年捕不
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
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若
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
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吏疑互諫公堅不回
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

所盜其物於其所皆是然後謂曰公神明也其治尤
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
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行其身初皇考侍郎為許田
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
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為之薦拜著作其
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
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
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
考課次第歷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
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

司有田荊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
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
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
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
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
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疆者為楚
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
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青

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氏猶世為博士
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
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
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
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邑又三世而生琮
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
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考武昌令
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儆皆家吉州又
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荊南且葬焉又為荊南之

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
銘曰
壽歟與之七十而老矣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
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誌錯落可誦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謝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修安期曰吾不敢謝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緯自長安走京師以請於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任未達而所爲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謝節義可信之士以謝能銘君而君

能知謝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爲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犍爲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渙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鄉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成都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懼笞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illegible]其兄用其父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毋以給弟以田者欲自有今而不敢取弟曰我用故[illegible][illegible]則以不[illegible][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州皆請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于方夜往捕獲

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爲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判府府有外獄二百餘人君力以公事之他州[illegible][illegible]獄由[illegible]獄有冤召君逆訊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通

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
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弈棊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奇畫古書每傾貲購之嘗自為錄藏于家其材能好
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娶王氏生一
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為時處晉不述惟陳最微獨子而來高明顯融
莫如陳宗潛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肯與與伏
有發而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序事亦曾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
謹稱鄉里其父仁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
材後必亢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從居海陵力耕
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縣州稱昌縣尉泰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閉壁不知所為公為
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還鎮東軍節度推
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
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
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
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
子中舍監揚州稅監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
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権貨公言先聽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
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又疑所治兩雅當有此

似并削其定刻

宋之賜出身非由科舉如此

請高賽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積滯而西
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更
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都大臣以爲憂參知政
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荊湖發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
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廪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
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

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淺
笑治之不援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
巳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
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
有一年巳而曰吾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
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
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
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
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

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焉氏封崇德縣
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蔣希
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
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
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
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
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
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

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
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
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戮力訖
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日久以以官
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　銘
曰
材難矣有蓄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
功難成而易毀嗟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

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紛旌
于國永閟其閟兮銘以哀之

自貴如斯齋
高文字情可
稱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銘叔父墓因如此

公諱曄字日華葬於撿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
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南陵大夫人扁氏之室
爲孫贈太常少卿諱偃長樂縣太君李氏之室
爲第三子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
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
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
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
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兄弟同時而仕者四人
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咸平三年
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
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
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歿於家以慶曆四年三
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其葬也
其素所養兒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
君之昆弟無復有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
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

其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人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居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慚悔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賦三八 八案二一七 十九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券悉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賦二一 八案二一七 二十

廬陵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勢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其先世臨川人也曾祖諱遠祖諱興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後子孫世數因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潮州推官歷睦州青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爲明約束止侵取日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復通叛常辟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與其通判被人中傷推御史□□□□□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推官判刑部□□□□□官免坐行舍人余靖范仲淹等皆言方今□□多事如君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乃復起爲比部□中知建□軍□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人□□民勞苦流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皆設□□□而□如無事於是大選轉運使以□察諸路君以□□荊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敗□□□□不服君所舉察簡而賢否無不當是時□□□□夔峽諸

蠻皆叛亂各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柱招集上命移□州縣州縣使人往者輒困辱侮慢辰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延長□落爲水□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水□州□勝兵者三萬人宜精□利兵爲備而已因言□□□人宜易獸者具小溯狀拔觸□而道之耳若必□仍□□□□兵非□□所跑蹴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掩之□□□□林我勞而彼逸凡南廣之患皆如此也□□以其言然下三州得□□　一

總君所爲而變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勾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還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河趨滄州是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趨而導之後河果決商胡君任官四十年不嘗有薦者以選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毅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爲士大夫由君爲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明論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請李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必爲

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爲勢牽不爲利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號强吏責其能以折辱下上下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挫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其爲之其通判廬州州有鹽井獨大姓下棠正論歲代輸以日占家且或倒太后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日倍輸於國家猶私受其余何使貧民久困遂蠲不與鄂州官歲市茶百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百萬君上言鄂人

以爲不可市之多及民苦茶爲害從不出之有司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因爲奏何益一年而其不可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從君請之君在三代父當來官皆某事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牒請君署君不肯曰是未嘗有者謂之三司使不悅卒令他判官釋之其後而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九月遷主客郎中□□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川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旗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

先卒早亡故今爲大理評事監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維君之詞以時亂治有常丁甯其君而惟德之貽是惟久人知其然君實有子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illegible]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illegible]溪村有墓曰狄君之
墓者乃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illegible]者也其
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illegible]也其子
遵誼泣而請曰[illegible]其[illegible]而葬之以終老先生之[illegible]
爲辭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
縣而不著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
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

所以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
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眞陽
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
爲盜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
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
私語以穀之縣爲金賣而穀之民未嘗得廉
吏其豪猾習以賕賂污令而爲自恣君一切以法
繩之穀民大喜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illegible]州雖按
覆亦不能奪君所爲其州中人又往往有不如理必[illegible]

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illegible]
其役民有訟田者君[illegible]已而縣
籍强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illegible]曰
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引伸此[illegible]挾
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illegible]我
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illegible]而訛言相驚云
當驛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
絕糴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
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

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
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
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
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
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二十餘年是謂
一世矣嗚呼使民吏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
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
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illegible]則丁母
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

十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顯池州桂陽令祖諱
文蔚金州洵陽令父諱杞不仕娶滎陽鄭氏生子
男二人遵誨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劉純
出其三尚幼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有人守有後銘于
石著不朽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

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
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右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
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
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反邊
關定州路大將葛懷敏爲經略副使君嘗遺書
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
救者且自用兵以來見敵必走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
數敗也宜訓兵養卒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

遂以敢死劉渙知渝州長　不敢違命由之以間
半事設降知密州君上書爲說合直得殺知滄州范
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爲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
卒期月大臣定府人了用其文于公莫今記文教學
士當公武康軍節度使曾公欲史署天下事而諸侍
小人不使二公皆罷去而歐陽公[illegible]賢[illegible]知[illegible]評析
得罪君數恩愛悲發憤以爲不可爲者[illegible]化
往彼消衰歌吐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
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潤

南康府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
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杆嗚呼師魯常勞其
智於事務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了斷者驟然不有
累其心亦惡能屈其志然其壽考道以不長豈其所
謂短長得失者皆其術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
而知也銘曰
有能于[illegible]不以施以慣樂死其如歸安其志之所泉
不然[illegible]果可疑其如斯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悲呐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illegible]之喪夜蔬食
其賢養故君之孫子[illegible]下年又常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大屈了不得伸其賢文子太師以
告於子子爲其次其文而志之以舉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
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
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

於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
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
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
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
廳去[illegible]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
服除知長垣縣還入爲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君狀貌
奇偉慨然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

陳[illegible]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
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
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
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
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
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
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以
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
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

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
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
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
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
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
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
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
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
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

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冤者
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
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
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
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以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
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
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

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
垂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

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

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忠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然吾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唐荊川曰此文極其變化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于家信于鄉里聞于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世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

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

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

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兄與歐陽公也然歸其余請予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衍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之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蔡君山墓誌銘

情詞嗚咽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撓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也君山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槀得十數篇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槀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一子漁於海

婦指某氏爲仇告縣縣吏難之皆曰溺有
屍皮豈知其不水死乎且謂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
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婦色有冤苦不可不爲理
乃除其廷禱其神與婦約曰吾與汝宿廟中期十
日不得屍則爲婦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而水漲二
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借
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悉召里民會聚坐而
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眾莫知其
以何術得也長溪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

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
天下事而慶下衆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
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
諱高字年 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
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于某縣曰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
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卒逆家君弟猶以柩歸甚矣老
者之哀其子也何以寬吾親之悲乎能爲我銘君山
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夫行空堂遂之
有言死孰謂天子求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父母

[illegible]

梅聖俞墓誌銘

通篇以詩為案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

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為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

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

郎薛通交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賓

原刻川門一準貞曜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志多悲感故人之思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夫人喪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去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婿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

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
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
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
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遷刑部郎中君於
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
樂其簡易至斷疑折獄剛或權以衡舉無不得而不
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有唐宜鑑十五卷
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
嗣事以爲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

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
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
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
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
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
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
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
疾卒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
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疾亟時爲卿命數百言已而
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
祖諱濟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
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
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
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戚之女先
君數月卒子男二人長曰懋簡眉州司戶參軍次曰
懋祖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二人長適秘書丞錢袤
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濮陽侯德居
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

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太父而下三
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今以不偶衆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有不朽惟其
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黃夢升墓誌銘

敘生平交游感慨為志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有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張子野墓誌銘

總寫交游之情而自任及樂善宛然言外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歡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眾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四千里山砠水涯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顧念人合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耆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是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仰郊社掌坐父從父幼未名女五人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唐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賢厚剛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
此其歸其藏

〈卷二十九〉 八

薛質夫墓誌銘

可為無後者之慰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
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年十四
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升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
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升大理寺丞公以
忠直剛毅聞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
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
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
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
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
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
舜娶妻而言爾非為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
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
以是者其人可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
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illegible]不幸短命
而[illegible]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illegible]君子未
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illegible]亦皆因其子

〈卷二十九〉 九

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在方冊
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共也有子莫如舜而瞽
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忠者不後而無後者若
雖無後有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懼爲惡者不必
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我質夫無子今其身終其
壽考以從其先君于地下復何道哉至某簡肅公之
女質夫之妹也嘗哀質夫之賢而不幸而簡肅公之
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石而應之以慰其
存者已悲夫銘曰
歐萃 八卷二十九 十
死而有死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
質夫之賢雖其闕矣久也其存

三 尹師魯墓誌銘
歐最得意及亦歐公最着意之文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
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
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
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
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
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
歐萃 八卷二十九 十
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
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
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
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
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
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
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
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

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敘事甚錯綜可誦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

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

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眾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群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

相吁吞日月幸復光彼豈傳或功利無今人果有考其
不在斯文

嘉祐用門一生大事或見在前或論在後銘

謫擬樊宗師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法度恰好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

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游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illegible]其[illegible]已

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
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
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
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
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
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
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
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
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

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
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
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
兮然後爲安

東湖州日代女德簡叙出而議添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敘事略而簡思致有法

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致仕王公諱汀之夫人
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居文官至國子博士
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
縣君後以其子從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爲李氏女事
後母以孝聞及爲王氏婦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其
舅姑嘗稱夫人以誡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誡
其諸女曰爲人婦者當如此其爲母也有三男三女

及其老也舉爲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
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女
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安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
武仲曰楚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
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十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
官舍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榮原
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相有累功其德[illegible]可以
施于其男婦之所宜稱者以見其[illegible]其
子之賢而有所以見其所得之[illegible]之累者

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列于有司而終享其贈之
厚嗚呼於太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有所不自足也謂
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没者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
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中多缺韓公序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贈□□公
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
郎中母曰廣陵郡君句氏陽□公諱絳娶則氏夫人
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
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
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某年某月某
日卒于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
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
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于時始公與予俱官
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
景溫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　女子皆幼予日至其
家延見賓客見其鬚髮斑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
高者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
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之間者皆秀
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方事其姑爲賢婦以柔

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有其子爲賢母後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后六年陽夏公卒于路又十餘年景初景温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景温某官景平某官夫人[illegible]其[illegible]與夫爲婦之[illegible][illegible]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始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通篇敘衆所有所爲誌一變調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學者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八月二日以疾卒于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學[illegible][illegible]織紉組紃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

失將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成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illegible]昌縣君其後長文貴[illegible]夫人爲請天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illegible][illegible]流[illegible]者曰吾不幸[illegible]早殁不忍[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天子寵[illegible][illegible]

此碑以報其親且令其何以見宗[illegible]之士大夫翟氏之[illegible]各[illegible]氏有子矣庶諸四年冬長文告于朝[illegible]以[illegible]丁[illegible]葬夫人于鄧州之魚山以[illegible]乙[illegible]人生二男曰仝倫胄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二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金頭[illegible]其[illegible]胄與參仕方顯以[illegible]子[illegible]不及殁有光孫曾多有後[illegible]

唐荊川曰此銘與[illegible]作皆是[illegible]生發處此是作女人文字之法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表

石曼卿墓表

以悲慨帶敘事然歐陽公知得曼卿[illegible]在心故描畫得[illegible]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世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

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太夫人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遂得罪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

歐文十八　八卷三十　二

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所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必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嘗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

歐文十八　八卷三十　三

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讀石隄一事許爲實書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串情如足練

漢水東至乾德遂南而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給寧房梁洛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老者以其不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既行隄上問不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嘆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立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

歲丈〈卷三十〉

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害可以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守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吏部第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遷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至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皆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是歲饑發粟出庾不以貸民且曰因豐歲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任者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發民饑餘

老公于事行必效而默公之文亦然

冀諸州後歲果富饑民德君衆歸諸庾與後者益頻而活者數十萬家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貝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守一當守邢以折寇辭不得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

歲二八〈卷三一〉五

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一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爲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歸占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於漢之旁而其策幸有其縣余今也又不大以示民吁可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隄以示居之揚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此篇公以先爲誌故不欲復爲表於以旌其

文如此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傳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鄧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媿其兄旣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藏誠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
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
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旣見之銘而其子又
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
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
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
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
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于其兄則公
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

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
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表處士並從里人之感歎處着色自是一法

長厚之行長厚之言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
今思之其長老敎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
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
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
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
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

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
令後爲磁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
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
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
鄉里而敎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
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
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
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
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

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
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
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
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敎以學者後皆
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
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
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
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
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

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
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世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
陽修述

累轉以職祭推官從參軍而知陽武縣人以通判屑用人[illegible]可見當時直令職如此

[illegible]取羸病弱[illegible]發論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通篇交綺上相牽歛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諱師詁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滄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宿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

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咯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亦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耶斷使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呻而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書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强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久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强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以不廢而見稱于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illegible]人[illegible]于世也尚何遽忽於我哉[illegible]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至于朝[illegible]之靈則[illegible]其親然後銘[illegible]於原武之廬是[illegible]原武以待君自河南鄭州累爲[illegible]作爲郎官[illegible]其父太子中允[illegible]宋[illegible]太[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致仕歸于原武嘗其從政鄭之張[illegible]其親卜

以[illegible]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illegible]君亦卒遂以某日[illegible]君[illegible]者[illegible]來君[illegible]不幸又[illegible]君[illegible]於其葬也不足[illegible]於其墓君[illegible]君有子曰穎[illegible]和二年二月七日歐陽脩撰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以三人同里同志行特不同遇處相感概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從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修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君甫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嗚呼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

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盖乾德之人[illegible]豈足為三人者道哉[illegible]一時而窮者氏及於[illegible]則為[illegible]以考德於其先藏其[illegible]子[illegible]世英為鄖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辛未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通篇只寫府中遊從之盛有生色文章中之[illegible]也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著其卒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將試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且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今二十有一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閑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

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鑿謂以孝行一[illegible]則為感慨[illegible]

有篤行君子曰周[illegible]友於其兄弟皆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illegible]食肉者三年其言必哀其哭必哀[illegible]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男孔子有[illegible]人不能行之久矣其弟子疑以為問與再若而[illegible]也孔子疑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

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貿加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學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木

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是年某月某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為禮以報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一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鄂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評曰說曰謹皆未仕嗚呼孝弟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

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者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朽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撰次封君墓表此爲最詳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
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
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殿前
府君爲右羽林將軍 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
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吳越王錢鏐建威
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爲唐山縣令累贈
諫議大夫父諱詔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

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
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滁州酒稅巡檢杭州鹽場漳州
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
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
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以卒
年不充君子哀之 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中第
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一
風采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之
侍從所謂諫官自子方加爲秘書丞始贈府君

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客員外郎贈殿中侍御史累
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推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
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
將軍蓋自登于朝以介榮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
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
後娶許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貴之女生一
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士次適歐陽昊早卒
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

郎陳廸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
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
乃表於其墓曰
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
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潛沒幽隱其潛德隱行
必有時而發而進退榮辱有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
者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
及其親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有榮名之寵
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然矣子方進用於

將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胡安定生平所著見者師道一節故道篇存

焉壽在此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

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專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志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原之阡熙寧三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於其母之言故為得體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
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
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
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
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
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
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
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
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
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
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
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
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
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
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
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

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
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
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
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
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
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
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
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
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

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按解知端州一事見□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遷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貴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立學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縣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越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

治之也是時至有舉及居閣下淡然不以爲用勸其心未嘗忘謂公卿與諸學士群居俯仰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進及官京師人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躬論人物歷詳之丁憂自刑部郎中爲東南遂無事罷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領學士喪其山海荒服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獨率羸卒百餘

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顧然以喪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又不幸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論駁受命之明[illegible]其治君前事言其罪無之甚君以爲不可以[illegible]敗而先帝已察其冤而輕之矣人猶已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故用故相之史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除通判永州方作闕於廬陵以治平四年[illegible]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遊縣太君君娶饒氏封

廬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隮皆舉進士曰思見繼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閔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好學忠恕而處困阨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丁元珍失守端州一官[illegible]取[illegible]歐陽公

此意學者以類之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祭文行狀

祭謝希深文

韻語中長短錯綜而寫情可涕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明日祇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闕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與別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强其後二年再還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亭竹林之修檻泉水芙之清香及告還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言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歔欷未幾遽聞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殁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

效得此而已亦何傷富貴也命天數也奚咬其
多而知其若公之存者不文一蓋于惜時若于川
既久而愈彰此吾後可以無恨矣惜乎時公為不
古滑人來迎修馬當此何也亦知以公而修得始
修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未爽公自兹亦忘矣公
其謁乎抑不聞也徒有涙而浪浪尚享

嘗入居懽笑 無有爲

少壯時周旋 嘗道

祭吳尚書文

交似竦而慈獨深 也字爲賴貫到篇末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前之事可喜者少
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
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忿與逐於利害而
遷求今其前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
食乎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
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俛仰且暮之間忽
焉以死者十嘗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

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
不爲嗟咨涕泣於失聲而長號也惟公材謀足以居
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官有列足以講議論而久留
于外官有高者以爲人望而遂太長逝此搢紳大夫
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與不走哭于位豈惟老
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集305-062

祭資政范公文

范公與公同治西難故祈獨深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讐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辯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予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

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享

祭梅聖俞文

悲愴刺骨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譚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以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

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眾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祭石曼卿文

淒清逸調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

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凉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祭丁學士文

悲痛慷慨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錯人非好正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清操諸所當由仕識子之憔悴遂以壈命聞熟思子可知其人賢矣嘗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受其行人後世方知受傷彼謗無如仲尼巍然衰見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

而俟擾擾蠢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所施使不遭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吾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子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　貧有衛漣漣

祭程相公文

劉夫自徙

嗚呼公於詩人氣剛體全予從公游[illegible]有相接一笑之樂游宴酒垂[illegible]十年復見公老予亦公逸而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易窮之忘[illegible]悲喜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巷念不逢[illegible]能不荒公居廟堂有言謂為白首于[illegible]酣氣拔猶見[illegible]惜也雖老聊清志究乎書未復計已在所昔者樽酒歌獻笑謔今而一朝[illegible]零落死生[illegible]為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蔡公寬重正直處泉窩有生色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自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舅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為其理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簡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既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乃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為明公傍為損益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約為僞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其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由而姦生者邪是為攻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

師當召試於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留數月不召
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作試拜右作佐郎直集
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上柱國三司開拆司
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
子初立遷右司諫與宗親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
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
堅已而寇萊公于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逐罷公歎
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皆宜為君臣所聽得罪
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

象文　卷三一一　二

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
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
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判知審官院會審官判
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及南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
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諷公曰為記當以參知政事
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近宗勳怒讒之太
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南京留守是

時晏丞相公方參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又
親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
悉除京東民租繼其鹽禁使民得貿易食以救其
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自歲凶而不飢者
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階
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
流內銓遷給事中勳進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莊
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而參聽政議
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承太后十餘年今始親

象文　卷三一一　二

覽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
無有國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
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斥王為飛
語者內侍者得三司小吏鞫之逮及其自入上聞之
大怒詔公窮治逮其所坐本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
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獄妄之說起於小
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天下之心奏疏論之
一夕上意解人情乃明其冤坐者數人而已中外之
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南

渤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
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夫殘酷
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卹之乃請賜以閑田使自營
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將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
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
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
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
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
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

還其家河決横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
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潰溢塞潰
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
州而已從之濱齊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
界上界上驚擾議者欲發人守以備邊公獨料其必
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
謹發於衆當自信天下推之爲正人縉紳之士倚以
爲輕重三年頻表求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
尚書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累上柱國久之出知

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illegible]
西方用兵[illegible]然有[illegible]以待州[illegible]所不得盡其
所[illegible]使其[illegible]言[illegible]之[illegible]貧史米家至[illegible]
[illegible]之吏民[illegible]於[illegible]公[illegible]所史歷施爲
曰此公之遺也其爲[illegible]有仁恩所至如此[illegible]生爲
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illegible]爲當世名臣
公爲人[illegible]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illegible]寬大沉默一
言之出終身可復其爲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
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爲二品其謚當

請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敘事中有法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冠氏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方奏疏不可其意皆悉投之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省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三歲徙江華令來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倉再遷贊善大夫監木與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喜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夜出掠居人居人患之莫敢指君至而數曰夫吏民之所畏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還且予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者恭臨利害皆岸然之後皆稱吉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頹其堰曰鄭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流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怵一時之勞而廢古人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隳傷其不足者盜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荊湖南路荊湖南接溪洞諸蠻歲出為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二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言荊南久

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荊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荊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寄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孫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勢得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治之凡以吏法乃召其父兄教也子弟羞愧自悔罪乞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既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嚴其妻

事姒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子之食衣好異不分衣不敢易初遺命侯遣其弟歸奔告君之故友令惟嶽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嶽果謂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嶽

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從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用兵之地

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軍出戰果敗死君亦收其敗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有能自立於時其言謀論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譜狀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頌賦銘著

會聖宮頌

此頌以感慨入于序事此公行文大體處

臣伏見國家不廢前世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有司歲時之奉昭祖宗之光靈以示于千萬世者也臣竊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與其遠功然勤勞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

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疏被勤勞不忘而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不忘其德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迪而昭繼而明即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終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悅豫三見於郊日月光明河潤不溢流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歲以寶至是萬物顧升而其人靄諫之命文移發百之一而岸來象牙文馬設于闕庭納于庭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

地中泱了入而外昌于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
戴神威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命克成厥家當
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脩武爽文之
業眞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成之典陛下夙
夜虔共[illegible]洪業纂服守成之[illegible]頌昌
昌益大而光耀于三后之意可謂[illegible]作秋歲時
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祀則有
郊廟明堂之位纂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
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旄惟是邦家之光祖宗

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
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同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
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遊土
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深神宇杳冥如
來[illegible]孝子[illegible]咳思親之義思以爲宮且
成非天子[illegible]不能以身三后之靈然郡國不
見治道太僕不先督飭悵然未歸[illegible]之詔豈雖於
動民而避貴來者以龜筮[illegible]有罪不
然何獨斷意如不勝惕築而[illegible]見[illegible]之患

耶[illegible]是宮之[illegible]
晉[illegible]國旁近[illegible]路之民徒見與爲之
功[illegible]以[illegible]日
之[illegible]民以孝思之[illegible]遂
見宮[illegible]者
天子之[illegible]之官[illegible]以
闕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illegible]意作爲頌
詩以獻臨下謁曰
巍巍崇崇鞏京之東有山而嶽翕淪道源灘流而歸

有洽之川川紫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眞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illegible]陵之氣常王而阜鬱鬱蔥蔥帝從穹旻受命我宋
造切于兆啓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動赫赫三后
[illegible]而[illegible]是惟永圖其傳在予
日祖日宗[illegible]有功予實[illegible]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後之宮[illegible]且安后來游止
弗宮弗[illegible]神何以歸[illegible]相門[illegible]壇壇高值丘
翹翹[illegible]

不待世貲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分尺伐洛之舊
闕洛之上尨不病欲材我之斧斤我之山木好日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寅翼在陵之側
須后來登有司有宮在廣有廉有迭有序殿兮眈眈
鱗幄蟠龍天威可瞻庭兮植植衛有虎戟容衛以飾
太祖紹祖太宗繼弟真宗繼子三聖巍巍有以負位
于此而今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儼儼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於宮儼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宮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釐
臣之 八朱三十三
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跋唐華陽頌

公所謂玄宗及所論佛老二人處卞肯仍誤

希坎可論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
可謂盛矣不其自稱曰上清弟子何其陋哉方其
肆情奢侈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
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
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
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
賡之 八朱三十二 五
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
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
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
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
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
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
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
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
異然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

捨於此者果若彼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亦

其勞是真可笑也

秋聲賦

篇甚可誦雖不及長公之賦亦可以肩完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

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

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

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

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

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

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

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

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

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

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

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

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

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

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

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

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嘆息

憎蒼蠅賦

[illegible]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虻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床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

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眾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

者露汙人皆不食余[illegible]
忽往來絡繹方其[illegible]使[illegible]頓
足毀容失色於此之時下術何以於蒲淡[illegible]
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及時月而收藏謹飭[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攻鑽極百
端而窺覘爭於大哉肥[illegible]有美味[illegible]於[illegible]
際守者亟將而假寐縱稍怠於防[illegible]其[illegible]
莫不養息蕃滋孳殖敗壞使親勝[illegible]以[illegible]
甚獲咨憂悶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

今悉雖名鳴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
[illegible]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備刺譏人之亂[illegible]可嫉
而可惜

[illegible]
其[illegible]空中設相[illegible]空
[illegible]有知乎不宜生於[illegible]爲[illegible]知乎乃能避
者而[illegible]其作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illegible]人人者萬
物之[illegible]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illegible]有不自知其一
身者[illegible]以然也以
人之[illegible]而不自知其一身使[illegible]能[illegible]知
其曲直之所以然也[illegible]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
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人聖人智之人有

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
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
[illegible]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illegible]而謂百物
[illegible]草木[illegible]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
[illegible]是[illegible]有知不可謂
[illegible]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
[illegible]其理不可以[illegible]謂有心然後有
知乎[illegible]凡動物皆有知乎[illegible]木亦植物也
人以[illegible]知則無知[illegible]而無知死然後

有知也是以不[illegible]人[illegible]者豈[illegible]下
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蚓說三 [illegible]

夏六月暑[illegible]陰陽[illegible]日月星
辰行度見不[illegible]所引之
聲若[illegible]中作譜聲
蚓食土而飲泉其[illegible]生[illegible]穴而鳴
若泣若訴若號者[illegible]其求易足而
自鳴其樂耶若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
其發而鳴其知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
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
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為物
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
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
其精氣不[illegible]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
為文章昭乎當世之[illegible]當世之下非如星之
精氣隨其死而滅也可不貴[illegible]而生也有欲以昏耗
之死也與腐[illegible]者[illegible]足乎利欲所以厚
吾身吾於是乎有[illegible]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之一歲行一周月疾於日
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也有遲有速
有逆有順遲速各自行而皆不相爲謀其動而不
勞運而不已日去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
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
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
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
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
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啟

中多近道之言

嗚呼深見公爲文其用意如此世之覽者
不之知其對之知予公之沒且五百
年矣其知公而考盡其所欲皆公者猶時
時見之予不能盡記云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
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
畧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
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
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
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
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
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
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
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

者事其大節乃見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重
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二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
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
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
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達又言其為他人挾
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
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而妻子如此困窮
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于啟本是也詩人

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
天呼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
深固之宜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
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
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
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
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
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
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

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
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
以互見不必重出 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
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
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言其所
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
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
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

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
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
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
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於

近有忽于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讀李翱文

其結胎含[illegible]分癡世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
其性當讀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
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
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爲秦漢間好俠
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
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
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翱一
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
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
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
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
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
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
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
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
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

又皆賤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痴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書梅聖俞藁後

知音之言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懽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鼖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淸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

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蕩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淸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

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

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
余今得與俞之蔡猶伯牙之琴絃乎

歐陽公史鈔引

或問余於歐陽公復有史鈔何也歐陽公他文多本韓昌黎而其序次國家之大及謀臣戰將得失處余竊謂獨得太史公之遺其爲唐書則天子詔史官與宋庠輩共爲分局視草故僅得其志論十餘首而五代史則出於公之所自勒者故梁唐帝紀及諸名臣戰功處往往點次如畫風神燁然惜也五代兵戈之世文字崩缺公於其時特本野史與勢家鉅室家乘所傳者而爲之耳假令如太史公所本左傳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又如班掾所得劉向東觀漢書及西京雜記等書爲之本揚推古今詮次當

世豈遽出其下哉余錄若干首稍爲品次而別傳之以質世之有識者歸安鹿門茅坤題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目錄

第一卷 本紀一首

梁太祖紀

第二卷 本紀二首

唐莊宗紀

唐明宗紀

第三卷 家人傳六首

唐劉后傳

唐繼岌傳

唐從璟傳

唐秦王從榮傳

漢湘陰公贇傳

周家人守禮傳

第四卷 梁臣傳七首

敬翔傳

葛從周傳

康懷英傳

劉鄩傳

牛存節傳
楊師厚傳
王景仁傳
第五卷 唐臣傳 二首
郭崇韜傳
安重誨傳
第六卷 唐臣傳 五首
周德威傳
符存審傳

史建瑭傳
王建及傳
元行欽傳
第七卷 唐臣傳 五首
烏震傳
張延朗傳
李嚴傳
劉延朗傳
康義誠傳

第八卷 唐晉周臣傳 共六首
豆盧革傳
任圜傳
張憲傳
晉臣桑維翰傳
晉臣景延廣傳
周臣王朴傳
第九卷 共十一人
死節傳

王彥章 裴約 劉仁贍
死事傳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第十卷 共十二首
一行傳

鄭遨 石昂
程福贇 李自倫

唐六臣傳

張文蔚 蘇循
楊涉 張策
薛貽矩 趙光逢

義兒傳

李嗣昭 存賢

第十一卷 共六人

伶官傳

景進 史彥瓊
郭門高

宦者傳

張承業 張居翰
孟漢瓊

第十二卷 雜傳四首

王鎔傳

羅紹威傳

王處直傳

劉守光傳

第十三卷 雜傳三首

李茂貞傳

朱宣傳

趙犨傳

第十四卷 雜傳七首

康延孝傳

房知溫傳

王晏球傳

郭延魯傳

張希崇傳

皇甫遇傳

高行周傳

第十五卷 雜傳五首

皇甫暉傳

王進傳

范延光傳

安重榮傳
第十六卷 雜傳六首
李守貞傳
馮道傳
李琪傳
劉岳傳
和凝傳
張允傳
馬重績傳

第十七卷 論二首
司天考論
職方考論
第十八卷 世家三首
楊行密世家
李煜世家
王衍世家
第十九卷 世家二首
錢鏐世家
劉旻世家
第二十卷
四夷附録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目録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一

歸安

本紀

梁太祖紀

唐之衰也天子不能誅宦官而崔胤等爲之外倚彊藩彊藩入宦官誅而唐亦以亡歐陽公矣梁紀其所摹寫殆盡而與李克用兩爭處尤工予故錄之以見公之史才云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爲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兇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于全忠溥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犨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犨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郾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元年三月進爵王

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爲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朱珍李唐賓襲滑州以胡眞爲留後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自黃巢敗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宗汴爲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

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晊夜走過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晊攻汴王問晊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朱珍歸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勿與之鬬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爲三而擊之晊

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一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文

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諲爲節度使德諲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諲爲副五月庚子僖宗崩天雄軍亂囚其節度樂彥禎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禎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沇河五月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溥已

爲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又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幷宗權以來獻王遣行

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爲東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屯軍而旋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歲宗衡爲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淮南大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儒於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以宿州復歸於時溥王自將攻之不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冤朐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汴郊王遂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

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上厚之以啓廉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五月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王爲東南面招討使然王不親兵以兵二千屬濬而已濬屯于陰地河東拔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

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由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戰于內黃大敗之將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來降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還冬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王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兖鄆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

梁請以兵赴鳳翔整友讓濮洛陽而唐天子不之從昭亦中徙非唯救全忠卽全忠畫策矣

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又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二年五月戰于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龎師古克鄆州王如鄆州以朱友裕爲留後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九月攻淮南龎師古出

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淠河瑾又敗之王懼馳歸光化元年二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襄州趙匡凝自其父德諲時來附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取其泌隨鄧三州匡凝請和乃止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幽州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救魏敗仁恭于內黃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七月

李克用取澤潞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爲留後其將朱簡殺璠來降以簡爲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收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八月晉取洺州王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爲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含山下晉

絳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倚全誨等亦因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竊聽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

訖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涕泣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卽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七萬至于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王兵且至卽以岐邠宦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王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貶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西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州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王退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汾慈隰遂圍

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十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勍襲鄜州虜周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子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不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

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爲忠己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王爲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爲護駕指揮使以爲天子衛引兵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梁兗州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歿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棣州

師範以青州降而鄆亦降友倫擊鞠墜馬死王怒以爲崔胤殺之遣朱友諒殺胤于京師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幷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其從以東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

總是用本紀原茂自伊建行密匡家皆書其在唐時提要在前不書其年月後乃闕之

朱全忠之罪論又見此

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
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
王楊行密聞梁遷天子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大懼
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豳
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弑昭宗崩十月王
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
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遣蔣玄暉殺德王裕
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七月
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王欲代唐使人諭諸

鎮襄州趙匡凝以爲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
復郢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厚破
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厚取荊南荊南留後趙明奔
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克天子卜祀天于南郊
王怒以爲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
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
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
保義忠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荊南忠武
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

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
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積善宮
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
以太后故停郊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
假兵以虞變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
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據貝衛澶
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
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開平元年春正月壬
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

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戊
辰大赦改元國號梁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
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
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
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
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
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
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

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審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得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爲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

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一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本紀

唐莊宗紀

通篇克用與全忠兩相搆釁處及莊宗所繼其父行事慷慨大略歐公一一點綴生色並如畫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德宗

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鎭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

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彊而國昌恃功益横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鳬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以詔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巳死乃以其子鈞為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緝之拜克用大同

軍防禦使居久之國昌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距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韃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韃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巳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挂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黄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

克用於韃靼承制以為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至于河中進屯乾坑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黄鄴於石堤谷三月又敗趙璋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

犂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
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
東節度使以國昌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
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
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洺磁三州自別爲昭義軍黃
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
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
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於西華巢
且戰且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

潰北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
二百里至于寃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
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
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
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
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事于
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
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光啓元
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

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
鎭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
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
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
榮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
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
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
天子不及得襄王熅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
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嘗破黃巢長安時天平

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
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
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
擊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
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
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
黃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
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
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文樞諫以爲不

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令忠陰賂濬使持其議於
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
建爲副使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梁遣葛從周
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
李存孝執揆於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
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遁歸克用兵
大掠晉絳至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
慢侮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
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

攻赫連鐸于雲州圍之百餘日鐸走吐渾八月大蒐
于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于邢州遂攻王鎔于鎮州
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
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
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
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克用還軍邢州景福元年王
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二月會王
處存攻鎔戰于新市爲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
以牽克用之兵克用潛入于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

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於王鎔
克用出兵井陘擊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
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
寧元年二月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
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
卒其諸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邠寧
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
崔胤爲河中節度使既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
鎮兵犯京師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

絳州斬刺史王瑤瑤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至于河
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
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珪謀劫幸鳳翔京師
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
延王戒丕丹王允見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
渭橋以爲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
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
陽請擊茂貞昭宗怨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
詔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遇雨

八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勸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況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闕庭京師大恐濬命遂止朱全忠之攻兗鄆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莘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洺州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以其子落落六

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年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于榆次周德威敗之于洞渦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于沙河復取洺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鎭定鎭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乃下意爲書幣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爲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傲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汾州守將李瑭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大雨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

州誅李瑭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決而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取汾慈隰三州四年梁遷唐都于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爲兄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

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懼
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
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
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
爲然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閫乃解去以李嗣昭
爲潞州留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
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
復稱天祐四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勖
立葬克用於鴈門

存勖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
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
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勖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
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
我戰于此乎存勖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
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巵翡翠盤而撫其
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
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
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

李存顥侍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殺之且
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
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
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
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
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
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
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
梁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

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阬七年冬梁遣
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鎔詐未可
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斬首
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二千匹進攻邢州不下
留兵圍之去攻魏則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
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
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梁)晉王
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
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

之

救于梁梁軍攻趙眉叢彌李存審擊走之八月[illegible]
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
叛于梁而亦陰附于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
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
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鴈門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
王處直奉册推王爲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
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
以魏博二州叛于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
亂首張彦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鎗軍六月王

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洹
水王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
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
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年正月王以李存審守
莘聲言西歸鄩聞晉王且去即引兵擊魏攻城東王
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敗之鄩
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惠州殺其
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
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

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
武節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
嗣源擊走之冬梁謝彦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
王自負芻以堙塹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于
楊劉彦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彦章破其
四寨八月大閱于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
之兵十萬爲萬四軍于麻家渡謝彦章軍于行臺十
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
威死之梁軍禁休于土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軍德

勝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
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城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
軍于河南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謙
李存審敗梁軍于同州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眞獻
唐受命寶一趙將張文禮弑其君鎔文禮來請命二
月以文禮爲鎭州兵馬留後二月河中節度使朱友
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横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
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鎭州兵
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

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予當思之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建瑭戰歿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于戚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歿以李存

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九月存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歿十月李存審克鎮州王兼領成德軍節度使同光元年春二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唐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於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

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唐明宗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爲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梁攻兗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爲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大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還爲從周兵嗣昭大

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舉鍾飲

訖奮檛馳騎犯其白馬陝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嬀儒三州莊宗已平魏州因徇下博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謀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

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總管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遣軍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梁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嚮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檝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

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技疑爭足顧哉而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五月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蕃漢内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三年徙鎮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

朝于洛陽天成元年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而遣之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壬申入汴州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臨國朝羣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

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庚午殯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易斬衰以袞冕壬子魏王繼岌薨甲寅大赦改元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

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置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游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

民實賴以休息然處於性果仁而不明變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

變任閻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眞之蔽矣然澄之言告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二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家人傳

總論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亾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以攖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强矣及其敗也因于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

矣自古女禍大者亾天下其次亾家其次亾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亾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唐劉后傳

劉皇后起自側微挾寵黷貨因而濁亂宮中
軍士分崩以至君上身弑國亾摹寫種種生
色不讓太史公呂后紀及外戚諸傳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黄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

悦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城安北塢時有黄鬚丈人護之乃此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悦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册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

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游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

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
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
惠端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
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
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
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
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
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中宮問遺
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

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
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
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
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
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
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
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臘畋于
白沙后率皇子後宮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
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

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亡竄山谷明年三
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
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
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
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
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
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
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
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

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
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
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
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
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
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
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
軍而歸罪于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
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

飲后令宦者進湌啓不自省觀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

唐繼岌傳

莊宗變於色立劉后劉后險側爲中官左右所誑誤而殘其子繼岌以賊殺大將郭崇韜於蜀嗟乎使崇韜尚在明宗未必反即反而明宗據天下崇韜猶可以全蜀擁從岌社稷之存亾猶可卜也歐公臯筆明皇殊爲嗚咽可爲後世人主寵倖后宮濁亂朝政者之戒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

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郭宮爲興聖宮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衆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爲入屯利州分其卒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

放衍擢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一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

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闃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

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亾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測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

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

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璟勸繼岌馳趣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踣面以俟繼岌面榻而臥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瘞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閹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

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為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弑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按傳本末崇韜初未嘗有留蜀之志特以其身為大將而蜀中兵士多附之且都統繼岌在上而崇韜不能以成功已居其下所以外為蜀人所擁附而流言於路內為宦官及從岌部曲所忌而因以行讒於劉后之莊宗亦惑而劉后矯詔令其子繼岌誅之國遂以亾悲夫

唐從璟傳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𢘽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璟以爲巳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亾於道獨從

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巳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巳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巳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爲其亦如是而巳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唐秦王從榮傳

予覽歐陽公點次從榮纂紀明宗處因多風神然較之太史公所序平勃誅諸呂及班固所序霍光廢昌邑王處猶隔一層史漢尚指顧從容所以情事如覩而歐公不免詳蔽須細細玩索當自得之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

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與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從榮並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

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體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

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遊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棁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

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

對曰四更矣帝因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已而懼不得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

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怒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閤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

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

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掩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衛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至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一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漢湘陰公贇傳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贇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

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臥榻舁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贇道謂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言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會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

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皆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侯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

歐公於一事之求往不聞經明忘其根直如此

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閉贇不得立乃閉城拒
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
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
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
爲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
假贇以何聞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
然庭美溫區區爲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
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

二人之事因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
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
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
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
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
信矣予因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
之士者惜哉

周家人守禮傳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
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後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
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
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
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
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

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瞍殺人
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
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
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
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
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
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
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

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
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
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
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
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
使瞽瞍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
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三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梁臣傳

五代臣傳總論

歐陽公作五代臣傳吾於梁首錄敬翔次之
以葛從周康懷英劉鄩牛存節楊師厚王景
仁於唐首郭崇韜而次之以安重誨周德威
符存審史建瑭王建及元行欽烏震張延朗
李嚴劉延朗康義誠豆盧革任圜張憲等傳
此皆關係國家所以存亡得失之大者晉漢
以下諸臣皆碌碌庸人耳獨晉桑維翰景延
廣周王朴三人稍有可觀予故錄之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
者非無一人焉傳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
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
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
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
詳其善惡焉

敬翔傳

覽歐公序次本末昭宗當時未必有除全忠
之心而中外流傳不無如是所以全忠非惟
不敢赴召并敬翔亦麾之使去所以上下積
猜釀成篡弑之亂悲夫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
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
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
爲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

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
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
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
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
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
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
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
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
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

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
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
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
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
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
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
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遇大雨幾不得進進攻
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
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弑翔之謀

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
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
沈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
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
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
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
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
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
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

臣以鄭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誅而止之劉氏卑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鎭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晉兵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

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爲將豈是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葛從周傳

葛從周事梁爲大將百戰不失可謂兵之善者已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鬬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四年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

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許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潜還城下壘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

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兵言救魏言梁晉于洹水太祖怒言不由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闇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闇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渒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

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慈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于臨淸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薛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

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廪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厭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腑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二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于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攻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鎭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

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兖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鄩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康懷英傳

康懷英兖州人也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淮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眞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岐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中不欲驚亡軍獨以一千

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拜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上黨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爲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知俊未至而太祖自至澤州爲懷英戶

節援且懼之巳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爲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

爲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從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傳

中所次兵路可晰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諸州縣他遣者謀多漏泄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

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賣城中悉覘城中虛實出人之所由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舁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

心顏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
人賜吾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
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
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問之果疑彥溫非實
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敗從周
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
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爲具齊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
荷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
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

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
鎭四鎭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
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
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鄩與
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
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鎭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
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鎭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兵
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
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

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
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
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淸爭魏積粟而周
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
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
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
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
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
則敵破矣末帝大怒消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飢乎將

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
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
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
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
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
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鄩營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
鄩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
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
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鄩果

莊宗之計敏於劉鄩之上此事殆甚呂蒙之破荊關羽於州句

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鄩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鄩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鄩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鄩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附同州末帝以鄩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陜州鄩為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

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為鄩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牛存節傳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千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為小校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從攻濮州戰范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嘗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

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還滑州守城邀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郭西北隅豪中期以日午渡兵踰豪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壅城門斧其豪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渒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貝名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兵法曰攻其所必救）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博徐城下瑾兵方至望

其摩起鶩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密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耶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嚴裝已而

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策馬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

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大尉梁晉相據於河上存節病痟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誡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楊師厚傳

楊師厚本梁一驍將而歐公傳之特其辭故錄而出之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

度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爲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傷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阬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鎭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漳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

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二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蓨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傲難制故時魏牙

兵其帥得以偏彊羅紹威時牙兵盡誅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愼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弑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薨發卒末帝爲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傳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圍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徇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毁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爾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

[illegible]

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
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及求宣州故物
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
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
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
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
代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
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

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
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月有
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旰
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
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
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
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霍山山有
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
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

卒贈太尉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四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唐臣傳

郭崇韜傳

二傳摹倣史遷而得其髓矣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敎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

避事當擧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鎭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志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

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澤潞叛而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鎭兵欲大擧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

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
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
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
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蒭粟積如山自失南城
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亾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
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
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眞天亾之時也願陛下分
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
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

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
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
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
滅梁莊宗推功以崇韜鎭冀州侍中成德軍節度使
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皆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
居戰陣徒以謀議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
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
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
在上及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

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
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
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使而文簿繁多州縣
爲弊遂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
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興
吾欲避之歸守鎭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
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
疾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
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

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
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
又爲天下所稱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
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
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
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鎭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
袪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得無反側凡藏于私室
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
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

依唐舊制選樞密使于內臣而并辭鎮陽役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

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

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會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

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奚咎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諭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

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

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

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二孫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傳

安重誨剛愎躁急卒以取禍歐公纂寫一二

有神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
梁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
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
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
宗即位以爲左領軍衞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
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

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
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
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
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
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
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
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
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
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

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
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
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
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
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
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
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
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
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

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
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
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
狡獸白何爲遂却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
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
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
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
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
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遂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

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辭忠而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徙將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

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掩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詰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

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

鎮東用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

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

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西川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

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

言爭來其過宦者安希偷生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子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

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于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

相自此失其職也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五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六

歸安

唐臣傳

周德威傳

德威善戰將而歐陽公善序事可謂兩絕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

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擒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

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

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于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眞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于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

而還德威與郭俱東爭趨臨濮臨濮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郭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度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

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糗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晉之輜重見梁兵之敗而入此所卸望見梁朱旗而走遂及於敗此事與韓信之拔趙幟立漢赤幟同故曰兵貴嚴重始不可敗

符存審傳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當爲妓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

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蓨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爲前鋒屯臨淸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

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及戰胡柳陂晉兵既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榛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爲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日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

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稍少而漸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鬭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遣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

旦僻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
殺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
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
敗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
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
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强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
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
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
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

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
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
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
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
奉觴爲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
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
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
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
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
子彥超彥饒彥卿

史建瑭傳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為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為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為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冤朐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得死焉建瑭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

於潞州建瑭已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蓨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

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傅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

建瑭分五百騎為五隊散入五縣於以各獲梁之芻牧人者什殺其九而各縱其一以歸而亂梁之軍於以拔梁之營而追擊之吾不意五代時有賊將若此而歐陽公所當敘事處亦不下太史公之敘李廣傳也可愛可愛

王建及傳

篇中敘用兵處可書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鄗邑野河上鎭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鎭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

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曰諸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諸登高望之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笮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爲代州刺史建及快快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傳

看行欽與莊宗君臣兩相傾愜兩相悲歎處生色可睹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勅宴使

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勅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滄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

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對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致危廹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

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圭在與在土同與同名此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于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亡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唐臣傳

烏震傳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以功遷神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習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睟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者以義則兩得吾旣巳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巳之爲不爲者

雖有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况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巳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日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張延朗傳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以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戶

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閒行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傳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鄆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

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荊湖吳越修貢賦効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荊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内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劒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

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

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獨入問嚴來亦皆意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劉延朗傳

劉延朗等五人攜廢帝爲亂已而遂及與廢帝俱以中所托張濛事神一節尤爲脅駭歐公序次其事明爽可爲鑒戒予故錄而出之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恐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

也暠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暠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

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
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
遇詣帝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
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暠問神神
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
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册明宗柩前册曰維應順
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暠曰張濛神言
豈不驗哉由是暠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

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暠爲宣徽北院
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暠爲樞密使延朗爲
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
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
謀議而昭胤暠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
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
頗自疑欲求歸鎮而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
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與
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遣

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
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
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
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
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
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
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
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
遣使者勞軍即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

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
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
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
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
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
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及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
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
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
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

手書除目夜中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
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
宗子而當立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
召學士馬裔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
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
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
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
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
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

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
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陂踏戰地
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
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
爲民初延朗與昌朝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
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
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歸心忠之而
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
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
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
兵所殺晉高祖聞昌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復以爲
將成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晉之將
起發帝以昭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
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憲神言驗矣然爲
君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
而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遭斯
之理觀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

者哉故予述以附延朗見其終始之際云

康義誠傳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

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嘗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恐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吾兄不有失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

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鬬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先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

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唯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

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人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七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唐臣傳

豆盧革傳

中多可觀處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駮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為相說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俛仰默默無所為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至有私鬻告勑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請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駮放而冤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翕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常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是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莊

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
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讓之子何曰
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歸新朝以我武人可欺
邪諫官希旨上疏詆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
田遂俱罷革爲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所在馳驛發
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姑行後命不報革復坐
請托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
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
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

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
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
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
他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爲先帝
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
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
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
爲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任圜傳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
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以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
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
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
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
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壯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
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譬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
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

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
文禮殺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
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
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
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
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
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
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
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

是也乃遣人送款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佗
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
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
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
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以圜行軍司馬仍
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
以鎮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爲人
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
鎮彭爲圜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

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
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
書獻崇韜崇韜深得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
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擢
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
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
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
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
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

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拔才俊抑絕僥倖公
私給足天下便之是時宰相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
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
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
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
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
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
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
採擢無功而進此不如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

有幾當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
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
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
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
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
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
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
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
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

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圜始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遂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

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雪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即位贈圜太傅

張憲傳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沉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於是憲曰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

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銅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在魏大怒責憲馳往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　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且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為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

人則爲患不細寇有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寇家在魏州在禮待其家甚厚以書招寇寇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寇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鞍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寇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寇從事張昭遠勸寇奉表明宗以勸進寇涕泣拒之已

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寇出奔忻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寇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寇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寇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際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寇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奔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寇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寇固欲成其美志而發在寇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晉臣桑維翰傳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疏。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

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慚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出帝既牽於左右熒惑之言不能從維翰毋絕盟於契丹者之議矣及契丹遺書召見維翰不過欲維翰以初議完故約耳於是時而能傾心維翰未必不可轉危爲安也顧令張彥澤圖之其事頗與袁紹令殺田豐事相類悲夫○然晉之藉契丹以篡唐維翰之力爲多亦傳所謂以悖入者以悖出也晉之亟亡而維翰之及於難亦天道然與

晉臣景延廣傳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

徙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

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

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

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

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以南北失懽皆由爾也召喬榮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榮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言之辯往復契丹卒能興師應之得以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周臣王朴傳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一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大祖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

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

新郎位鋭意征伐已挫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賓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决意用之顯德二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

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

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臣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責其不能以暴其短惡

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上之遇不遇者可勝數哉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死節傳

予覽歐陽公所次死節傳王彥章裴約及劉仁贍九爲嗚咽欲泣下蓋三人者天之間氣所生非五代兵戈晦冥之際所能沒者而歐陽公點綴情事當爲千古絕調即如史記漢書恐多不逮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鬬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

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
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
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
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
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
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
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
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
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

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
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
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
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
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
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
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
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
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
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火燒斷其鎖因以巨斧斬
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
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
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
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
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
矣莊宗徹北城為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
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
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

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
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
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
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
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
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
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
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
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

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
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
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
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
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
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
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
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
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

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
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
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
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
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
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
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
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
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

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
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
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
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眾皆感泣梁遣
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
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
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
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
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

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
宗時又有劉仁贍者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
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
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
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
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壽春景
遣將劉彥貞引兵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
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
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

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
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
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
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
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
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
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
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
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

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
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
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
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懼奉表稱臣願
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欵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
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
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
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
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

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
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
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
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
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
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
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
宗以其城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
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得
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
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
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
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
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
覩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
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
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歐公所次死事傳序

死事傳

歐陽公所次死節傳三人外復錄死事者十五人以十五人者不足以配三人之烈然不忍遺之也故別之曰死事然如張源德姚洪張敬達三人其所禀然不爲不義屈歐公所自爲點綴亦多奇氣乎故并錄之歐公小序深取王清史彥超然不如源德等三人尤爲慘咽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

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殁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梁貞明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

當是時源德爲鄩守貝州晉已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得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屬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必降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自于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米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晉此時皆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唯

以東西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

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鬬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鬬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荊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嗚呼兵猶可戢而不戢魯奇食盡力窮而死

故取舍與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

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䩮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

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可畨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

戰不勝而卻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

遣伶奴安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觀望所得潞王書檄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卜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押衙宋審送京

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傷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十里遂皆入城降諸鎮

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

思同東走皆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興故

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

敵人之戰往往誘回佯北而走設則伏起衝之分而為二

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還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

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

去晉安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貫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

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雖不問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從晉高祖為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踰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

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
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
騎出西山出晉軍後右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
曰今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
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
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
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降志猶
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
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號捷周太祖起魏時彥
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
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守帥知州王萬
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
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
使世宗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
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世宗遣
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
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於陣是時世宗攻

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
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遂班師倉卒之
際亡失其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恚不食
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䘏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
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
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
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
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

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
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
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昪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
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
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思者忘倦昪尤愛
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昪
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
事昪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奢食不設
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

劾之周世宗征淮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會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

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一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謹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節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九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一行傳

歐陽公於五代史作一行傳語所謂風雨晦冥雞鳴不已也而其言文其旨遠矣故錄而出之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

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

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死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

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上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實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召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棊

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跡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間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皆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

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歿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薦昂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贇獄人皆以爲冤福贇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內了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前加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
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
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
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
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
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
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
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

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
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
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
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
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
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
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
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

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
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
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
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
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
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狗猾趨
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

第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
已廢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
又引朝士輒加誅殺搢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
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始立仍以文蔚
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
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
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
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
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
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
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
有文辭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
於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略使
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

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
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
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
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
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
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
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
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領四
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

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
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
書記爲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
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
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
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
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

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
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
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
中卽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
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
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
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

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耻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

特傅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渒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懟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駮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

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大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

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鋭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

理其駮謚之罪以發亾當唐之亾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恐令杜氏廢將絶廟祭其先人何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乃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

當漢之亾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亾及唐之亾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亾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

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為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伥伥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

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天下皆家多以養兒未得而亦留以爲助最大敗蹟五代時

義兒傳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

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
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
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
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
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
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
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大原
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
刺史李瑭叛降梁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瑭

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
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
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
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
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
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
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
止嗣昭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
慈隰是時鎭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

內失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
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
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
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
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
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
歿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日暮思
歸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
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

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
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
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雖德勝
矣周德威歿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
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
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
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
趙閻寶攻張文禮於鎭州寶爲鎭人所敗乃以嗣昭
代之鎭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鎭兵且盡餘

君臣相狎戲將者蓋以一供

三人歷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州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治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疑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亦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

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伶官傳

此等文章千年絕調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

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篋使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

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
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
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
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於
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
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
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
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
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

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
與羣優戲於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
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
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
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
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
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
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
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

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
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
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
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
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彦瓊郭門高三人爲最
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
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
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
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

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
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
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
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
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
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
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
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
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

將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囚而
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
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
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
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進官至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
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
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
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

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
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
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
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以謂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
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
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
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
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閱賊

門譟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於京師在禮由是得
入於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
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
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
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
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
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
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
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

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
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
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
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
日莊宗復東幸氾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
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
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
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
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

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於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方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伶人始則恣崇韜之汎抑之也而譖之劉后使其子繼岌賊殺之於蜀再則促友謙之不與賂也而併殺友謙三則因而人情詾詾中

外訛言遂激軍士成趙在禮之亂四則郭從謙又以莊宗嘗戲之并激軍士助嗣源之交而莊宗被弑一一如畫

宦者傳

歐陽撰五代史於宦者傳獨卓礫千古爲後世之法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

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歛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

乎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
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
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
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
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
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
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
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
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

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
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敺寶踣罵曰閻寶
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
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
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
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
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
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
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
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
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
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
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
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
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
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
曰不然梁唐晉之讎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
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

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
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
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
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
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
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
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
為范陽盧龍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

者仁恭因居翰入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最詳此論[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

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

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宫之幽旣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鎭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鎭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黄門内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鎭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晩而多病王淑妃專内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卽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於衛州漢瓊

内迎廢帝於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然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惜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

者著於篇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一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二

歸安茅坤

雜傳

王鎔傳

王鎔始末極亂而歐公錯綜序次如二絲較

之諸傳爲第一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但活末但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

元逵子曰紹鼎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下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備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

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進風都團練使史亮寶應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滹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於叱日嶺晉軍遂由井陘鎔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内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於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

拔己使人邀之館於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山抱者少遊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游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壞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為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屏者墨君和望見鎔識

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於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止燕人皆死匡儔雖滅其兄而賜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鎔以盟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磁三州乃為書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顯當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附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

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讐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

梁以女妻鎔之子昭祚

晉以女妻鎔之子昭誨

而殺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於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強北

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莊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他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遊畋之資開宮宵遊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因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

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使以僧衣過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

以爲丁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亦戰殁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於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於市

羅紹威傳

雖不如前篇而點次魏州牙軍本末如畫

羅紹威字端巳其先長沙人徙濮州遂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逐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不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衆異之乃共推爲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於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於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於魏太祖聞之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己以故太

祖往來燕趙之間多有河北者魏不勝之患也弘信
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
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
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
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
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
遂敗燕兵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
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
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
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

歐陽史抄　〈卷十二　八

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
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
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
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
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
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
中以長直軍千人擔輿入人魏許為助葬太祖以兵
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斥其

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
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貝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
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
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懼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
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
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哀宗
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
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
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

歐陽史抄　〈卷十二　九

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
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
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
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
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若紹威越
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
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翁守文有隙紹威
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
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彌有大事多遣

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備入自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次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臨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王爲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令使周翰監府事尚冀鄉復愈耳紹威任梁果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

　或問牙軍之爲州帥禍者五世矣譬之附頸之瘤不去則病日盛去之則身與俱斃如何而可予答之曰覽藝祖平定中原之後杯酒釋兵權而與石守信王審琦等終無間言此可見英雄之度亂萌難關當揣人情摘事機而又必開誠布公斷能轉移其間故曰齒脫而見不知紹威之請兵於梁世所謂齧者食烏喙與附子之術也可不戒哉

王處直傳

　王處直於梁晉之間首尾衡決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東制置內閑廄宮苑等使乾符六年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京師收復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於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

處存子郜爲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拒之戰於沙河爲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郜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於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王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柏鄉其後

晉北破燕南收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閭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至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内丁壯爲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誅也是時幽州

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請處直詰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於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應之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

孽子郁當鄴之亡於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都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

於西宅處直奮起搏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於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烏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於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

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
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虜兵擊契丹數往來
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
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搖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
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
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
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秃餒將萬騎救都都
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
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

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
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
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秃餒得數騎遁去閉
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閣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
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由以乞
段何何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
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
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
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秃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

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
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
絕於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
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
衛洺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於鄴晉高祖以廷胤為
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
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先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
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
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

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
乎高祖聞之遂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
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傳

劉守光傳多生色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術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其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其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

敗奔於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匆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於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微責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於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

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於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幸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莫二州仁恭懼復附於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

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於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墐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晉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

遂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兵討守光至於盧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於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守文將史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

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墐土馬相食其鬃尾兗等率城中飢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於他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攻趙趙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

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鬭可待之吾當為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拔邢洺至於黎陽守光聞晉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吾有精兵三十萬為鎮率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己乃諷諸鎮共推尊己於是晉王率天

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於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瞳拜守光為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人臣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於其庭令曰敢

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

客將王遵化致書於德威曰予得罪於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審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豈意大國縣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

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愛者李小喜勸其勿降守光因詐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於晉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遠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

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於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於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叱囚父殺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

剔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晉之爲恩於燕者三擊破匡儔立爲留後一也赦監軍燕留得等而敗晉王於安塞罪且不赦矣復因其滄州之困而晉且攻潞以牽梁困卒以解二也已而仁恭因而守光之篡也晉且冊立爲尚書令史矣而復械晉使者三也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二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雜傳

李茂貞傳

唐之所以因而及亡由茂貞爲之祟什且六七歐公序次如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茂

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攻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

貞擅發兵攻破興元獲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覊徒令甸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誅鼂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

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

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谿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紓患之可倚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

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

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磨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

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強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

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

溫韜傳

溫韜之發諸陵爲世所共憤叫而流涕者也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鎭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以韜爲刺史梁太祖圖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軍爲靜勝軍仍以韜爲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鎭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

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授友謙而逼華原韜懼求徙他鎭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鎭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

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朱宣傳

內朱瑾行事甚倔強狙狡可鄙而歐公語次風神可掬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晸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晸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晸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晸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

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于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幷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爲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而有蔡賊而北敵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爲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爲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瓌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瓌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

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悉趨兗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

瑾既忿於
曾貢見瑾
內見其郎
轉乎歎曰
妹人書自
羅

兵悉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子渥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强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爲既而知訓以泗州建節淮軍出

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蹄嚙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閉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剄泗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瘧夢瑾挽弓射之溫懼卻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趙犨傳

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犨幼與群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至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犨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犨為刺史以狀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史已而巢陷

長安犨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犨置舂磨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犨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踊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僊

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倚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珝創意理之弓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皆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犨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犨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己恩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

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餉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珝代立珝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珝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犨次

了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
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慘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
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姊家而巖婿也故
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
亡初友珪弒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
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
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
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于
梁又尚公主聞唐附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

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
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
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
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
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
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
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
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
兩鎭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

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
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
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
朝廷無異藩鎭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
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
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禮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
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
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
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

都遂不果郊鎭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
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
翔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出王彥
章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
所爲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
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
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
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
事時許州温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

賴厚今以恐投之必不幸吾為利乃走投賴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嚴氏所善段凝奏請誅嚴家屬乃滅族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彝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

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彝之求福於梁豈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三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雜傳

康延孝傳

康延孝自梁歸唐期以八日滅梁又及定蜀莊宗不能用之而卒以猜忌叛孝雖誅死而唐之不足以一天下可概見矣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

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疏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

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爲

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騎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

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皆出于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身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

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來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巵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房知溫傳

中魏州叛兵一節係唐及梁之禍根因錄之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使後隸魏州爲關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鎭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晊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鎭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軍與梁戰河上數有功恃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鎭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

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温戍而知温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温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温即乘馬而出亂軍殺震挽轡留知温知温紿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温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

盡明宗知變自知温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温爲副使廢帝時以稗將事知温甚薄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温乘間有窺覦之意謂其司馬李沖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沖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沖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即奉表稱賀還勅知温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温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止銜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温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温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二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伍百觔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王晏球傳

晏球多兵累而歐公黙次有生色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卽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趨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卽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

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耶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卽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魏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

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揮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棄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

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死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鉏耰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詰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

晏球之[illegible]與禿餒[illegible]僵[illegible]何其久且[illegible]也[illegible]反城王都[illegible]之

一年而始克之何耶蓋[illegible]既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功而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以困之而後[illegible]由

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

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久斃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郭延魯傳

通篇俱虛語點綴無一實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騎為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

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

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
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
難得而可貴也哉

按延魯父子俱以循良爲政誠五代時所難
得者歐公旣知之而特勒入雜傳殊不可曉

張希崇傳

此傳亦整潔可誦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
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
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
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
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
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
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

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
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
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穽實
以石灰明日虜將過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穽中
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
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
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
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
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

從鎮鄴寧晉爲鄜入立復拜盛武節度使希崇嘆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皇甫遇傳

皇甫遇絕吭而死更屬可憐恐與敬翔不同

皇甫遇常山眞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明宗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

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

彥超曰知敵義士也豈可失之卽與彥超躍馬入虜
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
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
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
怪遇覘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
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
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
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卽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
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卽解去遇與審琦等收

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
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
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
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
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
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卽麾兵解
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
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
不得爲死事者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
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
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
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
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
凛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
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
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
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高行周傳

高行周起以因中前後本末事情照綴多玲

瓏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簒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

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兵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

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巳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啣之巳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潜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寃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

高行周幸而面夜晚涉濟破鄆與平鄆亦奪而夜半入鄆舉其先同

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言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賛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郎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領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

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及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四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雜傳

皇甫暉傳

皇甫暉本驍悍及覆而歐公點次殊覺風神獨絶令人覽其傳則怒目裂眦起矣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都將楊仁晸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

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晸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强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

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容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於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帛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王進傳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嘗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皆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

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興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范延光傳

范延光爲人多方畧所歷生平亦多反覆歐陽公點次如畫而二千餘言如一句

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

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

于城下還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循巷戰殺傷甚衆守殿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

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爲恩寵所言無不聽

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識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遂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

宗崩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賛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事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有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

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譏侯至又其女為末帝子重美
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淸王以慰其心有
平山人秘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
使後溫其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
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為齊州防
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
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
取其貲以戍邏者偵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
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

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
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
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飮食自若軍
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者詗得其謀誘銳
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
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與銳乃陰
召暉入城迎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
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
堅破彊多矣知延光巳非我敵況銳等兒戲耶行取

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
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
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
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
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昻上
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諭而降之高祖亦悔
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
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懇請
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

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
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
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朝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
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
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
皇帝問管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
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
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
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

出乎爾者反乎爾

彦珣射母

挚其帑歸河陽其行轉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輙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溫其

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彦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彦珣附之從賓敗彦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彦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彦珣以招之彦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彦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彦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其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彦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彦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

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安重榮傳

序次縱橫節奏一一中彀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以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

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以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彊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謙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

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剌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剌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

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强壯排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沿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宦

貴表身虜寨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荷闕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斃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怨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

指其堂下旛竿龍首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

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李守貞傳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鎭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常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疋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牧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

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以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帑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縣茶藥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裂之爲人首梟於木開口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奇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豢圉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泰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許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

用守貞是將重威鎭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嘗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鎭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

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

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危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赧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并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誅之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十五

得婦人之手以錄此當世儒生有三愧道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雜傳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傳

覽道傳到底是一鄙愿中之最深而滑者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置之別室

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
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
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
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
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
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
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
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
之此眞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

歐陽史抄　一八　卷十八　三

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
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
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
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
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
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
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
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
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

有形之寶傳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
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
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鳳翔
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
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
弑崩已而廢帝由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
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
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

歐陽史抄　一　卷十八　四

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
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
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
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
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
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矜行以取稱
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
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

爲之稱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

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相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傳

通篇點綴琪之無廉恥處頗似馮道傳

李琪字台秀河西敦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
第爲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饑
臥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選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
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
大舟載兵數萬珽爲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糧
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爲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
爲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

盡則斜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
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
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從太祖不欲先用後史
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關難理前刺史十餘輩
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
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兵太祖懼
爲變行襲爲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贓
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爲留後珽至許州止傳
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
朝服禮也乃即臥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
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冤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
珽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
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
牙兵百餘人悉誅之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
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
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
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
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

袁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
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
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琪
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爲御史中丞尚書左
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性畏
愼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
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頃言多沮頃嘗摘撫
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頃所發末
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

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
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
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
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
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羣
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彦威孔循等
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謂琪何謂改
號對曰莊宗受唐賜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
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

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
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
帝便爲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
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唐末喪亂
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
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
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
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
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

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
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
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
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
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
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
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
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
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

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
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
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
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
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
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
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
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
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門臺斬延而後奏琪爲中

於琪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劉元膺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節即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賊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遇所駁琪爲人本然落落備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而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一

劉岳傳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召爲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敕甲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誡勉而受官者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

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劉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和凝傳

和凝傳不足觀特其好文本末頗於今之士大夫以文相傾者類予故錄之只自警云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揮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

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

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問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勑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勑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即以宣勑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勲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

歐陽史抄〔八 卷一六 一五

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版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

張允傳

張允鎭州人也少事鎭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鎭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

歐陽史抄〔八 卷十六 十六

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繫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

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
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爲吏部侍郎
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
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
卒年六十五

馬重績傳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
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
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
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
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
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
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
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
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

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
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
重績筮之遇隨曰南贍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
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
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
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
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
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

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頒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古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刻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

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事績卒年六十四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六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司天考論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

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

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秖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

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内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

之觀天道爲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歷數汨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辯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何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朴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

前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
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
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
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
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
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
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儀之岳
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
箭測岳臺晷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

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
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
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
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
曆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
日之中分為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可
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
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
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

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
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
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
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
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
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
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
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
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

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
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
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
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
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為入曆之數皆非本理
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為變段然後自疾而
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
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
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

月有蝕疏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
與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黄道之
斜正天勢之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
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
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
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
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
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
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昔

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
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
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日爲始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
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
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
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
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
蝕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
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
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
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
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
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
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
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

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
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
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
也故參而錯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
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
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
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
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

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旣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職方考論

太史公諸王表序爲絕佳而歐公職方論似勝須予百隻眼始得之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

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 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幷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

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
二州以爲晉石氏入立賂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
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漢劉氏之初
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
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
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
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
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
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

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
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
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
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
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
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
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七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八

歸安

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峩巍吳
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
者先亡閩陋荊蹙楚開蠻服剝削弗堪吳越其尤牢
牲視人嶺蜑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
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
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楊行密世家

傳行密始末如晝不載史漢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
舉百觔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
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
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
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爲亂
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

據盧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盧州刺史淮南節度
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彦入
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
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饑乘勝爭入營收軍實
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
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彦及師鐸奔
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虚饑民相
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

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
掠地淮南彦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
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
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
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
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强弱擇嚮背之
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
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
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

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
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
秦彦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
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
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
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
彦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以宣州今彦且
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
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

宣州鍠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
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義李神福
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
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
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度江號五十萬以攻行
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
戴友規曰儒來氣鋭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
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
劉威亦曰背城堅栅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

之儒兵饑又大發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
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
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
常以為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
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
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
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
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兖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
為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

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
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
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淸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
走追至渒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
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
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
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
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
一戰之衄何苦自棄于海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

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為節度
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為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
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
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為鄂岳招
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
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
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
章兵號二十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
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

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
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
斬其使以自絶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頵執
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
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頵頵敗死初頵及安仁義朱
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
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
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頵攻鏐杭
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頵解兵頵恨之頵嘗計事

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頵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頵怒
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楚東
瑭以裴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
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
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
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
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
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
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

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兵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
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
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頵及仁
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扶按延壽使者
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
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
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
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
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
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
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
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
十四謚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
皇帝陵曰興陵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寛仁雅
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
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
爲惡吾豈復爲耶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

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
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
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
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
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溥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
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
其間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
歟

李煜世家

煜本末不足觀而歐公序次其驕侈削弱處

可涕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

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

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淸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歎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

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封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

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
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
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
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
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
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
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
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衞將軍其後事具國史
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

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
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
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
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
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
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
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
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
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僞假竊期于掃
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怪其區區攈摭
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
足喜者豈爲其辭者之過歟

王衍世家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豳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艷之詞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上言衍相

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衍立諡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僊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之坐上譁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

髽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靑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僊衍自作甘州曲述其僊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淸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

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
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
休以宦者得幸為宦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
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
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
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
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
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以
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

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
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
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
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
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
款於唐師衍自緜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
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
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大玄門收
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

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
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莊
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
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
及偽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
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衍至秦
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
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
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鬒髮如雲而有

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
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為養子建攻顧彥暉宗
弼常以建語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
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
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為西川節度使魏
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居數日為崇韜所殺宗
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宗壽好學工
琴奕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
使衍既立宗壽為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

娱衍為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賂路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弑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詔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

能袪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靈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爾

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驅馳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

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漢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

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八

[illegible]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點

世家

錢鏐世家

吳越世序錢一初起處有生色及錢王略地立國處不足觀覽豈吳越亡無他大畧耶抑亦史官亡之耶予吳人也錄之見其創迹云 依后章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

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名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
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
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
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
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
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
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
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
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

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
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
里地名也告道旁嫗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
百里矣巢衆至聞嫗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
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
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
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
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
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

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
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
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
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
膾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
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
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
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
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

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
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二年拜鏐左
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
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
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
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
具軍禮郊迎館寶于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
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銶攻徐約
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

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
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
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升
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
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
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
客景福二年拜鏐鎭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
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
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

智王溫巫韓媼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
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
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
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
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
碣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碣持其首至罵
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耶投
之圊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
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

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
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
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
溫等屯香嚴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
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臼
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眞驍勇
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眞與其裨將刺羽有
隙刺羽譖之昌殺眞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
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

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
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鎭越州溥請授鏐乃改
威勝軍爲鎭東軍拜鏐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加檢校
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
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鎭海軍於杭州加鏐
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
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
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銶敗儒於軒渚壇
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

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錦城宴
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
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
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
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
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
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
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
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

夫今以難告必能閔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
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
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頵於宣州全武等
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亟召頵還頵取鏐錢百萬
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
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
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
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
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

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眞英雄
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
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
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
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
蘇州鏐遣其弟錢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
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
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
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

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丘直何明
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
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
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
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鏢居湖州擅殺
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
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
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
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

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韜尤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册金印鏐因以鎭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卽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旣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

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黥髡盜販倔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及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劉旻世家

劉旻傳多風神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
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
使以旻為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
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
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
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
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

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
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旻曰
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
兵二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
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
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為漢嗣遣宰相馮道
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
喜曰吾兒為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
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

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
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旻喜益信以為
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
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
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驤腐
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歎曰吾
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
俱死旻聞之即并戮其妻子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
他已而周太祖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

晉奉書周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即慟哭為
李驤立祠歲時祀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
皇帝位於太原以子承鈞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
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𧦬
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旻約為父子之
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
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冊旻為
大漢神武皇帝并冊旻妻為皇后兀欲性豪俊漢使
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

以醉卒然兀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旨愛黃騮九龍十二稱十帶報聘已而兀欲爲述軋所弑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扆所敗德扆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

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二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卽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人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也衮怒而去旻使人

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卽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微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騮

自鵰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自四月至於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遂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

送楊袞以歸因乞援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豫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于忻口得中遂見殺旻自敗于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

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問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贇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亡漢為讎而以失子為讎也曰漢嘗詔立贇為嗣則贇為漢之嗣君不得為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十九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二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四夷附錄

歐公次契丹本末如畫錄而識之較之史記匈奴傳特相伯仲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刻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

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

[illegible]

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

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眾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

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
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
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
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
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
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
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
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
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

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
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于雲州東城置酒
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擧兵
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
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
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
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
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擧兵滅晉然
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

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
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
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
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
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
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
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
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
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

之幽州之圍虜騎遍滿山谷所俘漢人以長繩連頭
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敎契丹爲火
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
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
等救之契丹數爲李嗣源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佗夷
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
上後三年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
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
同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敎

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己遺其子郁誘契丹使入塞以牽

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款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

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照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晉兵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秸在地方闊如編翦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乃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

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因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中國亂

欲以甲馬五萬往助吾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
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
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
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
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
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强取之耶阿保機卽慰
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
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
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

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
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
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
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
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
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
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
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
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

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
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
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
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歸幽州
省其母行過常山匿于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
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
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
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
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

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諡曰
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
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
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
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
餒荝剌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曲陽
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
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
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荝剌皆送京師

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
十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
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
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
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
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
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
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愼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

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
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
狄懷惠搜列曰列知恩萴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
造竭失訖曰乙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
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
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
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
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
中國因求歸赫邈萴剌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

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關東
臨海北有兎耳覆舟山山皆斗絶並海東北有路狹
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
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
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
守爲己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
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
人迹斷絶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
掠之明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

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
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
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
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
軍禦之廢帝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
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
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
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
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

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
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
速大軍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
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
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
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
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
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
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

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
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
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達降
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
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
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欷
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
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
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

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
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邟爲蓨縣令
劉守文攻破蓨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
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資貌姝美稍涉書史明宗
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明宗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
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
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
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
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

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
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
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
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
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
立己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
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
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
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

在幽州遼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疋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頻奉冊高祖

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趙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

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

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於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口聞晉軍且至卽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晉軍饑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

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

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兵出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

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

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俯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

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
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
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
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
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
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
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
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
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

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
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
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晉故相和
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
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
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
學士礪嘗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
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
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彥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

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彥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
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
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
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齎二貂
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
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
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
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眞天子邪其母述律遣
人賚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

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
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
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
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
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
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
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
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
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

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

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卷之二十

歐陽文忠公新唐書抄目錄

上卷

兵志

刑法志

下卷

禮樂志論

曆志論

五行志論

地理志論

食貨志論

百官志論

藝文志論

歐陽文忠公新唐書抄目錄

歐陽文忠公新唐書抄卷之上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志

兵志

按唐兵制爲古今最而歐陽公志文亦稱古今絕調矣予故錄之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

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

并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遊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

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

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矟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刀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

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刀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

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
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
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
上先天二年誥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
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
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
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衛府兵
毋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
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

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
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
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
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
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
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衛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
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
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
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

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
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
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
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
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
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
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
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
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堋士有便習者教試

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
皆失拊循八載折衛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
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
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
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
相驚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
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
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
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

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旣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材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强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渝海北平高陽經略安

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苛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沙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大

威愉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

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北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

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内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

貞韓建近據岐華妄生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謝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

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

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濶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駮馬虎皮韀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内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

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纔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伍補北衙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

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何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

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

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

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婿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嘉其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

夫百乘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榦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屯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趣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　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甲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

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一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勑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猾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將

兵權假宦官自德宗至于此

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
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省內謁者
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
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
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
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
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
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

王叔文輩欲奪其兵事已有所一擧於斯宦官內擅合所以歸于宦官也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
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
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薳不知
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薳四十流崖州
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
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
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
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
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

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
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
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
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
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
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
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
諲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
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

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
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子繼晟與
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
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
樓屏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
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
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
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神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
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

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
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
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
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
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
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
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
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
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

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
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
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
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
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
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
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
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
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

以下馬政

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
軍向所募士悉散長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
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
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
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
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
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
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
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

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
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
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
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驎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
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
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坊
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
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
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

秩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温泉西使統之

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强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駄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

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廕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廄馬稍稍復給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

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僚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暗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

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元中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方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

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頌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州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州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州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刑法志

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

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鬭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刻深而煬帝昏亂民不勝其毒唐興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納言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

三條唯吏受財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衆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而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

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獲生豈憚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懼今以死刑爲斷趾蓋寬之也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駁律令四十餘事乃詔房玄齡與弘獻等重加刪定玄齡等以謂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

遂詔罪人無得鞭背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爲相州刺史故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昔王世充殺鄭頲而猶能悔追有府史取賕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

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故時律兄弟分居蔭不相及而連坐則俱死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帝因錄囚爲之動容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均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玄齡等議曰禮孫爲父尸故祖有蔭孫令是祖孫重而兄弟輕於是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玄齡等遂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以爲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爲令又刪武

德以來勑三千餘條爲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刑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及大祭祀致齊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京師決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賜死于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甎銘上揭

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
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
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入侍天下疑
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衆議之錄可爲法者送
秘書省奏報不馳驛經覆而決者刑部歲以正月遣
使巡覆所至閱獄囚杻校糧餉治不如法者杻校鉗
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囚輕重用之囚二十日一
訊三訊而止數不過二百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
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

大頭二分柒釐小頭壹分柒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
一分有半死罪校而加杻官品勳階第七者鎖禁之
輕罪及十歲以下至八十以上者廢疾侏儒懷姙皆
頌繫以待斷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將作女子隸
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
釋鉗校給假疾差陪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沒爲官奴
婢隸司農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
于廚饎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喪
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坐六歲縱之

特流者三歲縱之有官者得復仕初太宗以古者斷
獄訊於三槐九棘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
尚書等平議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
身凡所以纖悉條目必本於仁恕然自張蘊古之死
也法官以失出爲誡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
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
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爲大罪故吏皆深文
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十四
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寖少十六年

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爲更限廣
州都督党仁弘嘗率鄉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長沙郡
公仁弘交通豪酋納金寶沒降獠爲奴婢又擅賦夷
人既還有舟七十或告其贓法當死帝哀其老且有
功因貸爲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謂曰賞罰所以代天
行法今朕寬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負天也人臣有過
請罪于君君有過宜請罪於天其令有司設藁席于
南郊三日朕將請罪房玄齡等曰寬仁弘不以私而
以功何罪之請百僚頓首三請乃止太宗以英武定

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勑以成刑厝天下者
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
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
法尤愼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
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
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然
嘗謂羣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
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自房玄齡等更
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初即位

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勑其
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
中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僕射劉仁軌相繼又加刊
正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
德以後至于垂拱詔勑爲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
司格神龍元年中書令韋安石又續其後至於神龍
爲散頒格睿宗即位戶部尚書岑羲等又著太極格
玄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愼等又著開元格至二
十五年中書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

明年吏部尚書宋璟又著後格皆以開元名書天寶
四載又詔刑部尚書蕭炅稍復增損之肅宗代宗無
所造至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
來制勑奏讞掇其可爲法者藏之而不名書憲宗時
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勑爲開元格後勑
文宗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勑而丞與侍郎覆視
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爲大和格後勑開成三
年刑部侍郎狄兼謩採開元二十六年以後至於開
成制勑刪其繁者爲開成詳定格宣宗時左衛率府

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勑爲大
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此其當世所施行而著
見者其餘有其書而不常行者不足紀也書曰愼乃
出令然法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
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爲變革至其繁積
則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爲姦此
刑書之弊也蓋自高宗以來其大節鮮可紀而格令
之書不勝其繁也高宗旣昏懦而繼以武氏之亂毒
流天下幾至於亡自永徽以後武氏已得志而刑濫

矣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爲能至不勝栲而皆梏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條犯者或至死而杖未畢乃詔除其四十九條然無益也武后已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後周告密之法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自徐敬業越王貞瑯琊王冲等起兵討亂武氏益恐乃引酷吏周興來俊臣輩典大獄與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敬仁康暐衛遂忠等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構陷無辜自唐之宗

室與朝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勝數天下之人爲之仄足如狄仁傑魏元忠等皆幾不免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姦憸告訐習以爲常推劾之吏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囊頭摺脇籤爪懸髮熏耳臥隣穢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殘賊威暴取快目前被誣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納麟臺正字陳子昂亦上書切諫不省

玄宗卽位以前可見

及周興來俊臣等誅死后亦老其意少衰而狄仁傑姚崇宋璟王及善相與論垂拱以來酷濫之冤太后感寤由是不復殺戮然其毒虐所被自古未之有也大定元年乃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辯狀而加語者以故入論中宗韋后繼以亂敗玄宗自初卽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刑以寬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相傳爲雀不栖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羣臣稱賀以爲幾

致刑措然而李林甫用事矣自來俊臣誅後至此始復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邊功遣將分出以擊蠻夷兵數大敗士卒死傷以萬計國用耗乏而轉漕輸送遠近煩費民力旣弊盜賊起而獄訟繁矣天子方側然詔囚徒非死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榛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以此施德其民然巨盜起天

此等自賊挾之衆皆虜殿所迫之苦刑法[illegible]所拾欲天下之懼者若何秦上之策結出世矣

下破其茲民莫蒙其賜也安史之亂僞官陸大鈞等背賊來歸及慶緒奔河北脇從者相率待罪闕下自大臣陳希烈等合數百人以御史大夫李峴中丞崔器等爲三司使而肅宗方喜刑名器亦刻深乃以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爲重罪斬于獨柳樹者十一人珣及韋恒腰斬陳希烈等賜自盡於獄中者七人其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日行刑集百官臨視家屬流竄初史思明高秀巖等皆自拔歸命聞珣等被誅懼不自安乃復叛而三司用刑連年流

貶相繼及王璵爲相請詔三司推覈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叛人畏誅不降兵連不解朝廷屢起大獄肅宗後亦悔歎曰朕爲三司所誤臨崩詔天下流人皆釋之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來用刑爲戒及河洛平下詔河北河南吏民任僞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劇賊高玉聚徒南山嘯人數千後擒獲會赦代宗將貸其死公卿議請爲菹醢帝不從卒杖殺之諫者常諷帝政寬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

[illegible]

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別勅決人捶無數寶應元年詔曰凡制勅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無大濫刑部侍郎班宏言謀反大逆及叛惡逆四者十惡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餘當斬絞刑者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故時死罪皆先決杖其數或百或六十於是悉罷之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

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饑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擧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内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劫京兆界中及他盜贓踰三匹者論如故其餘

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盜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為民防也寛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啓其姦由積水而決其防故自玄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為幸也穆宗童昏然頗知慎刑法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制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

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為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太和六年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為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為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為失刑文宗好治躬自謹畏然閽

寺肆逆不能制者誅殺大臣夷滅其族濫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寃為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蓋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彊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武宗用李德裕誅劉稹等大刑舉矣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飢寒也至是贓滿千錢者死至宣宗乃罷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寛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其可

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玄宗務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寛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歐陽文忠公新唐書抄卷之上

歐陽文忠公新唐書抄卷之下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志論

禮樂志論

歐陽公撰禮樂志按唐歷朝所行本末及臣下建議甚詳雖不見其本三王而上折衷是非之至然一代禮典燦然可攷睹矣此則勝於史漢處予姑撮錄其引之志首以見其概云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忻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敎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

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敎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

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敎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

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

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

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祕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

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曆志論

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畧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爲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術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

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外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

五行志論

論五行不施於道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故爲災異之學者

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爲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爲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

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

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言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為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

歐陽公之論本此影

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為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

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為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故考次武德以來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云

地理志論

自秦變古王制亡始郡縣天下下更漢晉分裂爲南北至隋滅陳天下始合爲一乃改州爲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爲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其地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

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盗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開元二十八年户部帳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考

隋唐地理之廣狹户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

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猶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辯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勲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羣材治百事其爲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爲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愼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

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舉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故采其綱目條理可爲後法及事雖非正後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于篇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佗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祕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

章事之名蓋起于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

又建炎
改宰不使

于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説爲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爲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爲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説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

大相中郡
承旨翰林
院制任

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内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

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僞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文忠公新唐書抄卷之下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上書狀

上仁宗皇帝書

此書反覆數千言如抽繭中之絲段段有情緒可愛而中間指陳時政處又往往深中宋嘉祐間事宜老泉一生文章政事畧見於此矣

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勠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自惟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勸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其直之了尚豈知德其上哉是以雖有能

亦無所施以爲詳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俸禄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朝取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舉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

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治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物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異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

罪而罰其賞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皆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從而行之今者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術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

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踊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紛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實才大器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

所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

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特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貸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非至於郎官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修飾而越錄躐等

有薦舉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

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illegible]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竊以為有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隸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隸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illegible]皆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不得賢

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於群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廷復建考課之法而於御史之中別為考課之司中外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是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入於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illegible]

[illegible]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在是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上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惟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將以為公卿[illegible]不可者今[illegible]州縣之吏夫[illegible]

令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以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才益陋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

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敢之矣且法必

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從滿得罪其一二以言之人兩府與兩制宜使

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察其賢不肖
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
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自防人君推
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爾有兩制為可信
耶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
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
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
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
彼稍有知宜不恐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

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
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
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
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
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
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始
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
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皆為公卿不
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

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
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
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
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
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
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
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
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
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

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
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
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
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
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
敢褻大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
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
狄視之不畏甚者故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
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

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皇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朝廷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

於是有以沛然流澤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小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知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病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

且臣方熟慮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數人猾吏
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喂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
及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極乎其下曰臣聞
古者所以操庶人之議爲其賤賤而無嫌也不知爵
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
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
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
以替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
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

蘇文　八　卷一

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
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
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慢以求
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
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
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
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求玉錦繡
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離陳賢人之謀陛下
或不能用而人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
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
罷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
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
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
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
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
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
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
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

蘇文　八　卷一　十六

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
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掃洒之勤無益於
事惟能務絕其寵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
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
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五篇略言當世
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
采辭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
臣勉強拙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
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施於武

之術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大施之於孝武之世同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惜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

按此書十條內如革任子擇使罷赦令爲最確而嚴考課之法衆武徙之士其議雖未審亦當時所急予所言重縣令之體假兩制之權與高第者不當按名叙用似無大關係首條欲用縣尉職上衆士必按其廉能其議未暢而末謂宦官一節恐非宋朝時事之亟者然於今日則可謂血脈腸胃間之疾也已

論禮書狀

情事則亦合經典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爲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惜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

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
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
不善而猶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
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詢等隱諱而不書如
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廢
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
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
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
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

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
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
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
以害其人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詢等
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諱其狀

八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一

八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文丞相書

論取士貴廣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
在末是以君子愼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
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
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

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
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
而制其極蓋常來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
宮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
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
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
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將及其出爲諸侯
臨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
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

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哉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

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大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洒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職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洵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此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藉藉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而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

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今 國家患冗吏之難而亦削進士之數其丼前盍亦用老蘇之說而精之於終也

上富丞相書

老泉欲富公和處其下以就其功名似疑富公於丞相察夫閒有不相能者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

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宗廟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其人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擔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

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君子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

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相集處其間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恐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

豈欲爭小吝爲使無常爭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
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
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
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
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
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
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
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
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

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
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
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
於人君之下百官之上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
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
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韓樞密書

老泉原當時兵政之過弱故勸韓魏公以朱
戮而其行文似西漢疎宕雄辯可觀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
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
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爲溝瀆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
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不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雖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
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
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力為盜智者在於謀斯思以為姦巧有餘伎
斯思以為詐欺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
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禁則
螫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
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
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
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
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

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
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
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
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
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
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
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
求逞於良民觀其不居無事出怨言以惑其上

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池西川之事調發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
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
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
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
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
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
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
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
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
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
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
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
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

禹卽可以行之於今國臣歟今時而不可行之於岸先禦與之曰

[illegible]可用先事青

者如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非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

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求一時之名蓋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

服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荊川曰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當是有用文字

上田樞密書

此文骨子原自于襄陽書中來而氣特雄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

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

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

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用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著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

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荊川曰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便不放倒架子而文字竣絕豪邁不羈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illegible]當與劉向昌陵疏參看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

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司別以

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儉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

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用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匱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謬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人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

於外是有限界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

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群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佈以告惟恕其狂易之[illegible]幸甚

唐荊川曰六漸反覆議論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王長安書

運險峭之思以爲鑱畫之文故其鋒鍔不可嚮邇

天下無事天子其尊公卿其貴士其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皆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爭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從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碎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禍幸其幸甚

唐荊川曰議論奇崛

上余青州書

論出處氣多奇崛處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

目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方之時爲天下之明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强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賤富貴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

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

以自相號呼也則天下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

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暴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上歐陽內翰書

此書凡三段一段歷敘諸君子之離合見己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之文見己知公之深三段自敘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

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

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

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

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

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

述平生讀書始惑然後得之其實乃知爲文之不難易也

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
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
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
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
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
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
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
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
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
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

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
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
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
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
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
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書

文有起伏頓挫而其自任處亦卓然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
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
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
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
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
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
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

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
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
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
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
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
而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
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
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
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

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
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
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
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
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
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
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
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
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

愚而不顧曰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
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
懟於朋友曰信乎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
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於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
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三上歐陽內翰書

洵旨僭然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棄民行
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
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
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
違執事之意將之來留卜祝猶掛一官以乞之自顧
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
脩書朋友之議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

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豈亦樂
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
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
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
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而再召而辭
也洵亦不以爲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
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其其去不追而其來不
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之心者
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也

有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避而君堯舜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所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慚也惟所裁擇

上張侍郎第二書

告知己者之言侍郎可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頃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

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當後苦風晨至鄭州唇黑而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

豈不爲之勤心而徇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老蘇頌項如此正與前篇詞旨不同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宵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舒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閒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

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閒布衣與之論閒事耶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閒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illegible]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illegible]

示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宜。

八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易論

文有烟波，而以禮為明，以易為幽，蓋聖人所以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遠矣。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

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
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
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
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易廢聖
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
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
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
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
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豈聖人務爲新奇秘
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
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
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
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
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
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
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
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
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
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老蘇以禮爲强世之術卽荀子性惡之遺支其縱橫而議論頗偉矣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

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其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

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剗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

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
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
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
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論樂之言非是而文特婀娜百折無限烟波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
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
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
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
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
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
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
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
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
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
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
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
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
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
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苦則酒肉之權固勝矣
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
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
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
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
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
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
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
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
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
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
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
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蘇氏父子兄弟於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
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寺

絕處逢生令人有凌虛御風之態

詩論

說詩處愈支而文有彭湃可觀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懣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不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

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此篇議見好而行文法度亦勝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

以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
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
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
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
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
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
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後人以辨之甚已以
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
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

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
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
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
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
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
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
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
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

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人既
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此文自謝枋得氏録之以爲名筆而世之學
者遂相傳以爲千年絶論予竊謂老蘇於論
六經處誼以强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斥
特其行文嫋嫋有折旋頓挫處耳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

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

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

今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
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
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
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
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
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
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
公之心然後可以行周公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
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

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
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
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
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
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
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
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
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

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
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
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
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
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
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
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荊川曰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利疾

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

當是時諸侯之國雖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
故得以遍觀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
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
萬世耳使孔子而晉大夫爾晉之乘可也

宋大家蘇文公文鈔卷之四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史論序

老泉史論三篇頗得史家之髓故并存之三篇當合看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愧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俳辭俳冗使之紀事將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鍊例爲差愈叵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論上

經史并言是對客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

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啻故曰史以
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
所貶弗聞其惡實啻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
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論議不知所以懲勸不知
所沮啻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中經或從偽其
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啻故
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撰家一傳其間美
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
安能事爲之貶衆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

蘇文十　入卷五　三

啻故曰史者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
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
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
正不得史則經晦啻故曰脩不相須而用實相資焉
意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
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
僣則善矣

史論中

分段議論體古人讀史刻畫如此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
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
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
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
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
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
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

蘇文　卷五　四

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
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
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
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
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
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
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

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貍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

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徐狄亦或庶乎其閒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其王其王若侯其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

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

也不亦微而切乎遷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彊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評隲諸家如酷吏斷獄

或問予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性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于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

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盡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敘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概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概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概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

兩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鑑無徒訊之也

諫論上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進諫　千古絕調荊川謂此等文字摹荀卿良是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

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内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睢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

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

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勸諫　行文亦自痛快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

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

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明論

此是老泉本色學問宋迂齋謂其意脉自戰國策來是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憐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憐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

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蘇子之明明之小者也伯者之所操切也聖人之明則以無心而虛虛故能照照則能普萬物而不蔽釋氏之所謂寂生照莊子之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皆此意也

辨奸論

荆川嘗讀韓非子八姦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余於老泉此論一云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已来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

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其文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

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嚳妃論

辨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

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眾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玄鳥降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

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之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景不窮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

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絶乎耳色不絶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

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

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審勢論

宋以忠厚立國似失之弱而蘇氏父子往往注議於此以矯當世看他回護轉換救首救尾之妙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于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

下之勢有强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强矣强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之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

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强弱

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

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强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强之勢也勢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强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

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患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凡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

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

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而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熟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

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茍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

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王遵巖曰老泉此論於宋然是對病之藥惜乎當時之不能用也

審敵論

揣料匈奴脅制中國之狀極盡事理非當時熟覩而經算者安能道此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日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强不過冐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强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

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

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

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

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强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逆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倘

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

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驟驟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

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後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

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

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討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斃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

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蘇氏父子之論虜情大約本此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權書

權書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義為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為

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

按老泉此書皆孫吳之餘智也余不欲刻其文故前有之而此皆於此參之以孫武十三篇則於兵事思過半矣

心術

此文中多名言但一段段自為文節節接古兵法與傳記而雜出之者非通篇起伏開闔之文也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

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

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與前篇並孫武之餘智老泉之兵略亦可槩見矣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進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

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圉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殺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敗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變疎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少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將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假旗什鼓宜若無氣嚴戢兵士戢華者斬將令是弱客邪示以衆解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並城而戰陣欲方欲密欲緩夫方而密密而緩則士心閑閑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而搏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疏欲速夫直而銳疏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背城而戰欲其致死

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睊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觀敵有無形之形必謹察之勿尚疑形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間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處目疑以靜處彼誠欲有所爲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彊弱

通篇將古人行事立言而經緯成文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

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從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彊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設右以為牝設左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彊其左吾亦彊吾右弱其右吾亦弱吾左使弱常遇彊彊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

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彊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彊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彊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大畧則孫武子三駟中議論三駟者射千金之法非大將謀國之全也

攻守

按古傳記論守道伏道處古今各言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二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不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不偶人是也今人爲之於人扶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

墻趾而入者有焉扶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蓋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曾無曰門之闢而他戶撤蔽之不虞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類也奇道之兵他戶之類也伏道之兵乘垣之類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厲翰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

言尙誘入之夾攻闕而闕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尙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乎以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論三敗處利背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illegible]其伊尹適夏與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且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則使人間夏商耶伊呂遂與人爲間耶桀紂待間而後可伐耶是甚其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者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暴一日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間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處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

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籌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

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將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故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孫武

通篇按武成敗之事而責之而文多煙波生色處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

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一也

□臣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怨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禮於墳墓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怨及秦子蒲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畧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

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亦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子貢之亂齊滅吳存魯出於戰國遊說之習決非子貢事而老泉此論都是以補子貢之所不及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貴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

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千乘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

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腋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不敢逞志者懼肘腋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腋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爲齊人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家難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

卷十二　一八卷七　十六

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齊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齊國鮑晏以爲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蘇氏父子之學出於戰國縱橫者多故此策大略亦竊陳軫齕秦之餘而爲計甚工

六國

一篇議論由戰國策縱人之說來却能與戰國策相伯仲　當與子由六國論並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强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

卷十二　一八卷七　十七

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

之敗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

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高帝

雖非當漢成敗確論而行文亦自縱横可愛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

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爲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恐誚高帝死而呂后獨行陳平未必不正不斬噲一着且噲不死其功祿產之叛亦未必觀其蒞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卑而遽逆其詐哉蘇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摭拾人得失類如此

項籍

蘇氏父子往往按事後成敗立說而非其至

然其文特雄逝萩閎策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未至終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逐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

不可出其出不可繫縶繞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扮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劒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敘事分疏處[illegible]）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衡論

衡論序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

按此老泉經世之文也其議論多雜以申韓余第謂其與舉子業較近故並錄之

遠慮

文如怒馬奔逸絕塵而不可羈制大略老蘇之文有此一段奇邁奮迅之氣故讀之往往令人心悼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

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謀不謀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于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材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

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

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恂恂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老蘇論御才將以智而引漢高待韓彭一着似痛切矣獨不思宋祖御諸將更有處分智之一字決非至理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絏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徼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

之韓信立齊使
千百之以去
而注之論也
作一番波瀾
淵發處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高
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
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
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
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
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
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
甚又　「八米入　木　古
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
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
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
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
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
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
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
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
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任相以禮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
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
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
則舉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
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
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
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
忝文　一八忝入　九
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
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
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
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
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
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
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
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
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大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

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
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
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
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
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
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
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
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
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

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
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
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
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
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
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
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
亦不得用何者不過於用刑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
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
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官而出之大藩鎮
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
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
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
帝常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
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怍焉然則必其待之如
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
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退以全其身安其
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

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
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
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
而就害遠福而取禍者也

重遠

並切今世情事錄之以備舉子家經濟之一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
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
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
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
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
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
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

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
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
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
以吾曰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
吏賢耶民誦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誦歌譏謗者
眾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
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
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
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
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饕餮為之縣
令郡縣之民莩朝而聚焉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
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
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
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騃然
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
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
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
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

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
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
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
尤所加恤一郡守二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
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其臨時實滿量移往往
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
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
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
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囷倉不

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為要害土之
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
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歲榷之費非
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
招權不鬻獄者世俗競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
者又豈盡無焉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
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欲以日而并致日頓罷弊
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存化中李順
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

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
粟以為戰守備而內驚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
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
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廣南川峽
之要區者其牧守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存而賢
則已其賊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
舉劾若夫庸碌巽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
勢不得易置此猶勞事遼邈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
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

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負若使
漕刑自擇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
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在
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
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贓
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
中矣

養才

養奇傑之才而特舉出古者議能一節以感悟當世直是刺骨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彊者有不可勉彊者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彊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

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彊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彊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彊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彊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彊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

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彊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儁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向所謂道與德可勉彊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

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後已而隨之以刑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

巴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方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官求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

過者是終亦積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眾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更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八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衡論

廣士

韓子不幸而出於胥商之族一段議論與此畧同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

奴隸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眾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爲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眾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

非夷狄而猶有不獲用吾不知其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

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燿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

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

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門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句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

吏是使一介之士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
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中法

古今分欵荊川謂體如醫鐵中古今之與一

段良是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
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
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
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同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
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身而哀其無
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

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
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
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倫
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
或至於誣執民倫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
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
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
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
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

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網羅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是足於其繁簡巧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足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于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怖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

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幾為十幾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怖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其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怖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通服器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怖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將有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所有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自附于以下與以待官吏之私償十則損一二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償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怖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

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怖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

弊不過吏胥舞法以為姦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入人之家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贖金藏罪兩端深中宋季後柔之過之弊而

重贈一議則古今未有議名言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致化之本出於學校變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參法律故其民舉法律之大其身亦未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者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

不能無失其何以爲令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衆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

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二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又有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

爲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爲也

老泉欲以職分籍沒之田作養兵之費不知
當時通天下皆有是田否其數亦可得幾何
若今之府則此計又難行矣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
三代之時固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呼
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
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
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

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
至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
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
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
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
悍桀驁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
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無耕爾無
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爾謂
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

有善心之民畏法是重而不我咎欲其為亂不可得
也既薄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為亂亦
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下之民衣
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
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加其數奈何民之
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
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
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
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

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寖陵夷及
於五代掊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
下遂以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
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
之亂聚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藩鎮之權
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秦之郡
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
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
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

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
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
廢欲民之費寡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樂於
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
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兵
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
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
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
斂其租之半而歸之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

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
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
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
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取之三
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
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
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
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
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
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前所謂仰給於
斯民者雖有廢㪅先後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
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
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
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
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
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
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
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

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十一
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
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
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右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
而無害此與周制稍何殊耶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
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
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蘇明允蓋慨當時兵養於官故承五代銀槍
之後多驕驁不可制欲括當時職分籍沒二

田以倣古者井田出兵一乘以耕寓兵於農
之意而今天下既無職分耕役之田不可爲
訓也

田制

限田之制良爲復古之一端而措乎其難行
也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
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降始至於
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
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

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
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
而今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
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
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
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
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
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
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

是時救拙
當古之弊而
不之變故未
識

節度以驕，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于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

蘇文　卷九　十八

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鋤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

既以井田知
當古人之文
識

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則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

蘇文　卷九　十九

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

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詳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暨其溝界井一井而遂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催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後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勞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復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王盤若曰此等皆是有用文字深透世故賈誼之亞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說引敘

彭州圓覺禪院記

議案格議論有一段風致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以心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賊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嘉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張益州畫像記

詞氣嚴重極有法度益州當爲老蘇叙可與子長此記叙子長之後殆不多得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

彙文　〔八卷一〕　三

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

彙文　〔八卷十〕　四

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

誅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騈騈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唐荊川曰此文凡段二項敘事二項議論

木假山記

即木假山看出許多幸不幸來有感慨有態度　凡六轉入山末又一轉有百尺竿頭之意

木之生或孽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孽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

何此一段神得文精神

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
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
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蘇氏族譜亭記

此是老蘇借譜亭諷里人耳訓族子處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
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
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家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
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
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
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
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
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
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
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
時見有為不義者則眾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然
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
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
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

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慼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倩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

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告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名二子說

字僅百而無限宛轉無限情思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按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公卒以升騰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厭攸攸卒歲亦奇矣

仲兄文甫說

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許多變態未令人目眩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跡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文有生色面當與韓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

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彊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閩本在此

族譜引

議論簡嚴情事曲折其氣格大畧從公穀來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

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族譜後錄

敘非文字法度恰好大略本史遷自敘中來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
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
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
次曰籛為彭祖次曰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
曰季連為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
吾治姓己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

系二　八　卷一　十七

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
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
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
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
也至漢興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
以實關中於是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
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
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
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

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
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聖曆初為
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行而
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
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
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
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
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
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

系三　八　卷一　十八

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
皆不可紀而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
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
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
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
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
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
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
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

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
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
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
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
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
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亦然然而無子則
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

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
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
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
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
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
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
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
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
高祖之嫡子斬斬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
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
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
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
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
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又百世之後凡
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
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存於無
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制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悳有所未至敎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鬱災眚薦至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從法寬濫吏不知畏累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illegible]決河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illegible]起五事之[illegible]之作劉[illegible]傳呂氏[illegible]何行而[illegible]其令月[illegible]之月[illegible]

盛夏之肆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制御百丁浮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舛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

之言有不能盡其説故得之□賢及其合□□
顧唐代宗之□移入於之□□而之際生意□一
言以入之□□□而其□心之□大言之勢然惟
之世者足以有所及今爲常患於今治亂之於有事
之世者易以見禍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
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
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
而天下翕然動容變色而務內震恐若有一事之失
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求賢良

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
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
□□取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
□□而自惡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
以□□下即位以來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
不□□□□人而亦不加進者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道遠□□□□恐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
勤□□□□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
畢效□□□以臣爲幾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

七言多仁宗
蘇氏□□
實□□□

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明
以日行故則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
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
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
其憂勤至不息矣臣不得而知也其實安可得為邪
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
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人欲□□□□□予以威
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救世厲俗
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

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
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
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
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
之際天下皆誦論其言論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
所震怒而驅逐者何人也含於中包容而進之者何
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而
問訪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不知□□□所以□

論陛下之不物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孰爲而起曰
吾今日爲其事用其人他日又曰吾所爲者其果
濟矣乎所用其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汲汲焉不遑
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士以今凡此
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哉人有度孫子
今三綱德有所未孚教有所未多和氣或
鄉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撤利入已
處浮費猶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分所與禮
蘇文 一八卷一 五
樂未興戶口可封之俗上忽奢謀之術所以爲未
息也度尚刑未措於成康之意有不以教化爲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不知通教法寬
濫吏不知懼黷貨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陛下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用之則
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得用之人臣而已不然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乎
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故其才
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然後用之公其
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
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
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所而責之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
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
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
蘇文 一八卷一 六
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
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
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
之加之重辭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
有讓也是遂君以自潔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
退讒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罪遺後人也陛下奈
何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
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名其
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斷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

若於輕賦斂之之狀莫顯於夫役此二者今皆未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弊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弊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鬱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

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夫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

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其兵也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坐然如巨人之病瘇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自然如戰國之世不得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

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敢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疲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綺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人此節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

之不如所喪也留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
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
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
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
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
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
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
常久然而爲此者因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

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
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
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
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闕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
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
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
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
皆康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
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

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
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
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
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敎
法不爲寬猛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
近也繫囚者衆赦數者多凡以此也又謂制策有仍
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
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
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

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其範傳五行
志以爲對而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
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
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
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並行
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
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强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
日而後爲食其所也久矣特過險而見焉陛下勿以
其不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

可見且與仁
增盛益中矜
錄不

未也特出於險耶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強得以壅蔽之矣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㷸㷸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翕翕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

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

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又有凶短折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紀月令則鄭氏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禁刑伐鼓本非有所發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

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所自工淫巧無禁家有節而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偷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illegible]泉之節則四方以貪聚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或在懲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原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懲姦也

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大曹參者足爲遺
逸主也伏惟制策有推本前世深觀存迹考文尚老
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
治矣不佞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
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
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俾賈誼
之説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
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
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

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
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
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
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
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
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
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曰致所由
形于詩道周公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
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

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
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
而至于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
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
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
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
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問以宰相而用唐
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
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委於宰相臣以爲

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盈虛利
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
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
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
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
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
義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
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
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

臣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與…

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

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行之…下…更

輕可改而重不可變…其所發之

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指…而…者民力

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之供…實之但

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之…守

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有太府大府泉

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

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君則市

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

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

此而終其末復承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

福改為從其說皆當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

有以…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

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策問焉又

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

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

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付託之畀

欲進一人當問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問天下

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謂曰是進於某

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謂曰是出於

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不信也然而致

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

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使覽小人附

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

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

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

出於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

覽其為然幸甚

制科策亦隨問條答在太公亦未嘗所欲言

而中間持議大較多通達國體非締生所及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并引狀

皇帝若曰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

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忭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

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

下并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成其胸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皆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顚倒失序如此何謂知之爲不得其所歸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職也宰相之

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此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人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而人不服且事有

涉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人必誅之既并其官而取
之人必[illegible]名人[illegible]二
分之[illegible]下自參
而人君之[illegible]不自[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必須
自言而後[illegible]今天下以[illegible]陛
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illegible]也
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illegible]人之口[illegible]會
縉紳[illegible]爲[illegible]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illegible]兒鳥
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

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
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所傷則終身徒行何者
愼重則必[illegible]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遇
於愼重則[illegible]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
以勇[illegible]發[illegible]舉[illegible]敗不惟人不信陛下
亦不自信[illegible]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illegible]
哉而一經大變[illegible]不能復振文宗亦[illegible]
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illegible]終必[illegible]
發者[illegible]必[illegible]之人未嘗一日而忘

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
發誠[illegible]後也近者[illegible]不計其後而遽發
之一發不中[illegible]輔之民
困於飛輓者三年[illegible]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
歟爲之因不可敢復言之嗚由此觀之則[illegible]山之功
是[illegible]臣欲速而壞之也[illegible]之法均
輸之策[illegible]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
陛下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益堅而勢窮事[illegible]終亦必[illegible]
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

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
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愼重養之以敦朴譬
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
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
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各得其[illegible]者此百工有司
之事也[illegible]足以累陛下陛下惟[illegible]要[illegible]其本皆已
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illegible]有工有司之
事自[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而[illegible]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

以淸禮其和足以感樂其治足以致刑何爲而可以
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狐裘可以行
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
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
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
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
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

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
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
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集
豈不殊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
欲設刑且又歸咎於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
卿荀卿者喜爲異論乎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
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古稱唐虞之隆刑放竄小而
周之盛時禁議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商之時大辟
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商亂邪秦

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可謂[illegible]矣[illegible]文之
言極其天下[illegible]而不治[illegible]曰治安[illegible]今之
刑而用其極觀入下幾何其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其語而懼
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
稱唐虞之隆而尉之於[illegible]哉所以[illegible]羣飲者意其非
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
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
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

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
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
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
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
人歟[illegible]之[illegible]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
無知人之明則[illegible]以求寡過二者皆審
於自知而安於[illegible]今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
體[illegible]而[illegible]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
之[illegible]者哉以諸葛孔明[illegible]

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病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

房琯之用劉秩闒茸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聰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詳存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不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皆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

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問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借擬上對以諷諫當時之政而擘畫處更勝前首

東坡病當時狃於青苗條例諸法及橫山用兵等事故特擬策以發其直言敢諫之氣不知當時曾及聞神廟否然據愚見此作亦不過條其事而言之耳未有一段精光意見照悟人君令其實落做手處其不逮賈誼治安策多矣

蘇文抄卷之一

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上書

上神宗皇帝書

公感神宗之允所議貢舉及停止買燈二事以故敢爲危言痛陳時政然所以結知主上者在此而所以深仇政之嫉怨者亦在此大略摹倣陸宣公奏議來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

結人心存紀綱

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人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輕易失志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

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

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説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

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
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
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
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
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
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
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
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
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
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
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
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
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
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
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
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

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
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
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
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
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
智者所圖貴於無跡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
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
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跡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
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

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跡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
之鬥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
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
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
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
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
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
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

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
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此臣愚之所謂也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
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牒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
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
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
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
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
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

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郡
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
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
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
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融得戶八十餘萬皆州
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
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illegible]取其傳而讀
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害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
廷亦旣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

必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雖不適
官事少而費多人輕而權重人人務為生事則人多
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費多則無以為功必
須生事以塞其責陛下遣使將以求利不求功然人臣
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
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
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
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

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
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
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
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
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
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
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
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
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

若有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
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
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
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
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
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
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
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
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

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
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
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
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
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
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
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
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
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

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
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
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
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
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
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
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
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
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

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
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
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
之外生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
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
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
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
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
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

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

蘇文　一八　卷二　十

成丁而就役老死而役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創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臨糶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

詔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只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所無里正催驅之

蘇文　一八　卷二　十一

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何以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

皇何緣不知今辯本至於斯亦望陛下審思而已昔
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
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
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
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
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
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
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
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
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
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
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
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徵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
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
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
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縱[illegible]有不[illegible]
已行之事不[illegible]一用人不
終是以道[illegible]之矣
士無出[illegible]善極
刻印[illegible]未
數器之以[illegible]知
人適足以明[illegible]其
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illegible]必[illegible]與
業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

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
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
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
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
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
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
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
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
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

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
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
篡弒之臣衛至小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
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
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
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
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勳之亂起故臣願陛
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
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

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
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
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
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
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
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
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
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
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

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
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
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
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
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
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
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
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

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
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
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
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
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
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
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
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多方包容

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收[illegible]以[illegible]後[illegible]不
自安各[illegible]苟免[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淺
文欲用[illegible]大將之以[illegible]今若以口舌
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進退[illegible]爲能
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illegible]散自古
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
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
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

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
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況其他乎昔漢文不用賈
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
之[illegible]所[illegible]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
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皆爲亂以三十萬衆
困[illegible]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
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illegible]兵凶器也
而易言之[illegible]之輕秦今信之必是若文帝[illegible]
用其說[illegible]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
[illegible]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illegible]所及不
然文帝[illegible]之士終[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晁錯尤
號[illegible]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
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
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illegible]文景優劣於此可
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
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illegible]開驟
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
既不肯以徒侍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

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
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
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
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
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
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
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illegible]得不察故
近歲拔擢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illegible]下重之
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獄[illegible]使天下郡選一人

任職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揮則以歴其勞約其數年之後皆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且外任當發運均輸較於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皆欲希旨以稱指而舉遷奏課者未爲僥幸而並化借虎以分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本以清靜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惟名實之當也古者建國使内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内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姦臣指

表之　人集二　二八

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内重恐非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

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擇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

表之二　人集二　十九

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
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
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
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
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
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
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
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
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

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
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
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
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爲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
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
歷詆新政苟爲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
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
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
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
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
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
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
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
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
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
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

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
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
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
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
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
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
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
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

臣而不得死不能救死亦不能伸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予按蘇氏父子兄弟所上皇帝書不同老蘇當仁廟時朝廷方尚安靜恩德淳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攬威權責名實長公次公當神廟時朝廷方變法令革宿弊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省紛更持寬大然而次公之言猶紆徐曲巽而長公之言似覺骨鯁痛切矣然三人中長公更勝其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故華讀古人文章須於此細細權衡方得下手處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上書

再上皇帝書

再上書不出前書所言特於前書所未及盡者更為曲暢之耳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

按當時諫諍職文學承安石善為諸人

具當時陰附荊公而陽攻公議者

論神宗一錄之明是攻

路紛爭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憃不
識忌諱竊謂人主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
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靡然爭言其不便
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綸交嚮任表裏之人也
然卒不免一言豈其非者皆非物議事勢迫切而
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者之不顧公論者將始廖
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訓宗至不覩撿詳
如逃竄猶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于於此近者中外
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

藝文 〈卷三〉 二

下於旬日之間屢發德音洗蕩弊法追還使者而罷
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
已此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其非之不可
終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
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
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
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
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
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

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
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
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
令出而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并省諸軍迫逐老病
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
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有近屯之人歲在而軍始
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
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
以擅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

藝文 〈卷三〉

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不復用所謂者一
人而已然士莫不懷恨者以陛下有毀萬其徒之政
也今用事者又欲所謂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
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
其皆失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
疏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
人才知長縮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
以歸陳涉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
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

黜石下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散亡於前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皆言士逝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翦滅之人苟務合意不擇欺罔者知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

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脩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貞者莫不相慶留猶數日以荀勖之佞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甚衆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狷狂不避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上皇帝書

學本經術而養生之訣無出此矣

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中和之氣以生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殊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五陰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齊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闔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君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闢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平和而不戕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徐州上皇帝書

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臣以庸材備員知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而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敵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

以上論徐州形勢及俗

以下論一

[illegible]

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也北
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
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
以徵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
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强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
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
於官授以劒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
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
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

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
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
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
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
於徐此故徐人也當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
於南京與轉運使分東西路饋餉之勞而移之
兩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
重城下數里頗産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
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

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
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
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
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
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
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人勇也技精則難
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
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
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
部送者受賕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

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
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
相持軍政不修將吏貧而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
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
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
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
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
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

攻修不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若無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蓄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

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購賞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

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知遇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卒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

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吏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

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禄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税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予嘗謂作古論用兵惟漢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爲最而此書法度似又勝之此等文章與天地並傳者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内則府庫空虚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係頸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

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强國威鎮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臨事親戰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殺戮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之君窮黷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跡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項籍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老臣與剛之言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所欲妄言思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今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得一事推之兵政似可施行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醫者云擦病常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

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猶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險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

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六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奇審配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

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與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囚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亦當緩之今天

已震臣願陛下選川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
兼帥五路聚衆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作爲日
至令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
出境多出金帛遣間使招其部落與其豪酋下令曰
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
即以封之有敢殺其鮑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
有撥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卞全反王
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
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

叢書　八　卷三　一四

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
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而內保境不煩戍守
饋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
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并據
地之所勝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
陛下細聽之勿動容東意皆是功德但能指泰山之
安與人無爭奇巧竹帛不可勝紀而充無歸不足
過也議者不如出此爭欲急其功名嚴兆兆難以勞
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者功不如無事省事不如

清心劉相請唐太宗曰聖人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
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君子言至道無文日多記
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耗形神外勞初雖不覺
後必為累君為社稷自愛人又木有如瓜之深
切者也臣竊慕之竊謂信在其不言安自然存念書
臣譬之老馬躓筋力已衰不堪致遠加輕則險附擔
識道路惟陛下哀憐其愚而納其意不勝幸甚

與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同而此篇行文處不
如張方平書然引書據之不追衰紹所遺公

叢書　八　卷三　二三

孫康斬尚二節卻切兼當情事兵界甚奇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悲切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故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竊慕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愛憎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illegible][illegible]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讒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疑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皆之賊今至滿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賢母讒間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復救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當上尊乃上致之第也而不言其為元臣崔造原休之甥也而不言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

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疾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憐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郡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不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予覩子瞻一生所憤疾譏備處鑄作痛心矣故所代滕甫辯謗處亦稱稱糾骨嗚咽涕洟

三項俱要者意行此須門下解推所以有中皆見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議學校貢舉劄子

長公總只是欲於今所行之法得所行之實不必別變而論自明確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使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

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
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
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
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
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
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
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
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
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

章與今孰為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
士與今孰為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
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
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
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
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
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
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
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
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
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
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
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
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
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

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
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
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
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
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
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
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
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
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

議論之美亦有所將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愚夫
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紛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
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
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
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
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
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
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
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
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闒總覽衆才經略世
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
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
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
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
故孔子罕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
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
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

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
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
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
生死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
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
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試之
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樸不廢稍涉浮
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
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偕道□賞□陳西戎失事不以實聞忠直多

矣

臣近以□□□□乙一郎各亦自□受□□編黑自太明難以退伏蒙聖慈降詔不許□道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滯闕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從述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

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真殿庭下親其肥瘦致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同人盜減芻粟且不節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致之殿庭親加存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潰散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

踈遠諛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

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偷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竊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深憂遠識之言

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修飾亭館民力暗有所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

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為慕義來朝其實為利度其本心終必為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及書一處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

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眾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禀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

王幸得來朝不思銜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
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
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
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
予。詔從之。臣竊以爲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
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
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
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兼
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

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
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
當與若便以爲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
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
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
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
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能
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意便行
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

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此疏處分與歐陽公之議西事頗爾朝廷之大者可謂經國乎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處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

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千萬得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取既使虜因吾貪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來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斂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既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大阿里骨背恩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並滅其族不發遣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

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部族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蕃部自後爵命未下無不在吾彼既一國二分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甲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阿里骨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怨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而後致

寇之由明甚不可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
方來之戒凡夏人恢人忘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
輕用其衆故其爲逆悉皆厚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
素與人多不協乃肯自相鬬其能以剝殘呻吟之餘
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竊
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遐邇必無用
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當會諸城鄜延五寨姦謀不
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來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
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屬戒守孫明逆順曲直之理

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
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服兵欲和
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
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
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
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輸一將之安
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
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
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

信者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詞意未甚恭
服約束未甚明且存之以示羈縻不逆其善意
亦不足惜也如若心服而來吾則不納其使必
不於從逆成之間遂彼爲逆若心服則吾雖[illegible]
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威[illegible]原之入寇
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備禦無大
獲不過數年必且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
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甚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
意在息民不得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

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
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
欲取之必固予之大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
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
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
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
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
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
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illegible]

請人人知其不苟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生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此乃文忠公掎虎手遽措乎世不能用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討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壘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倍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鬥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詔取熙河全師獨免使詔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恤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更築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長安萬

且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夫及恭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全意亦自難諭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勑戒之使歸以安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臣之愚識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陰結於邊今其首領以

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爭死必不能菲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藏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舉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朝廷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併吞即不能救使二寇合三而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二數也如

臣愚計可留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歸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放生還質之人也亦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留貴之使其信臣而餘予自爲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之論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

誅放還徐章卒立奇功今想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爲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由位言事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與前二劄倂有

臣近者竊見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奏其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誠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爲延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

奏文　一八　奏四　二十

數年蓄力養鋭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己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皆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倂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兩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導鄰邊諸族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温溪心等諸族已爲[illegible]勢未能動中心伏從[illegible]其用叛逆同而心異皆用臣前乞使邊臣與鬼章等若能使其部族與温溪心欽㽦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畀令以生還此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策以間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倂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討國之假爲得

奏文　一八　奏四　二十一

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議今實行

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

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期喪既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小祥前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宮嬪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瘞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而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不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本備位從官明知當諫不欲使人以絲毫議人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臣竊為聖世病之

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親見累歲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饑殍流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腳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歲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陛下若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為通疏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

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日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

若臣所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為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得肅朝廷之體與東方朔所劾奏董偃同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長公所最得意之文亦最得意條奏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

……〔篇〕之封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從
……其莫若近取之於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
……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
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聚古
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
正繕寫進呈臣伏望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
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
不勝區區之意取

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illegible]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
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
覩陛下近者亦因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
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
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
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
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
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
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
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
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
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
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
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
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
郊之異也……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illegible]

丁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知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議者乃
以此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
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
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祀於秋可也歌於冬
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
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
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
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
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
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
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
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
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
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
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正

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
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
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
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
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
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
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
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
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
地祇群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
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
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
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
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
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
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

者以為非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
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郊迎氣者五祭地者
二饗宗廟者四為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
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
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
郊先饗宗廟并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
有事景靈宮遍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
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
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

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
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
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
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
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
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
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
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
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

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
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
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
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
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
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
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恒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
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
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

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
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
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為
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
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
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周禮
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
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
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

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在非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未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

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與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祭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

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人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

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俯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大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illegible]

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祀二者孰為
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
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
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
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
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
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宿齋脩以祭天地
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
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

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
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
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
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
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
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
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
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
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
不可闕孰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一代大
典以時定取進止

蘇氏諸劄中此劄為最歷覽宋時廷議亦無
有能及之者當與西漢韋元成劉歆等廟議
相伯仲

乞郡劄子

覽此而不爲惻然流涕者非人情也

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並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雖殞及死皆當效强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尚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台諫列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

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

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嘗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

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擠陷於匹夫之手而使
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
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
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
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
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
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英知如宣帝唐
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
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彊禦

自侯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
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先帝不察致使寬
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
文正公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
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
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　非不明也二臣
之受知非不深也特以人主之深知不勝讒人積毀以
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

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
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
亦豈敢恃此不去以自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
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
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
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
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
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
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

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
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
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
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
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
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眾人
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恐
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
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檢會

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攻愧知罪顧天待命之至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一

以上二劄係了齋忠義明辯雖九死而不濯

亦了翁供狀

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大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温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為眾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

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卽不敢深辯蓋
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
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
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
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
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
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
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

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
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
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
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
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
之古人曰人之所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疑
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
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
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鑒廓然深明其

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所信母子之所親聖賢之明
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
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
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
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又亦非獨臣受賜
昧之訪凡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知之矣亦以臣爲戒柴
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當今以求合意朝廷之福
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嘆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
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

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濟君臣之間
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
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
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
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
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
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
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

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
故事天下翕然衘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
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矯而神宗勵精
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
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患有不可
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
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
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為今之朝
廷及宰相臺諫之病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

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
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
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
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昔於登州召還始見故相
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
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合人心下合人望無可
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
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
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

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
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
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
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
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
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衞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
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
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
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

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
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
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
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
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
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
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
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
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焉

具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
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
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
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
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
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俶耗其
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内帑山積公若力言於
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
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

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
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别有畫一
利害文字乞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
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
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
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
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
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
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覆
次乃於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
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
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官皆擁一言
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
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經年矣而天
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
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
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
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

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
所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廢
墜此文案具在皆可覆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
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
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
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考策在位救其所
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臣爲妄不識
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待罪之至
[illegible]取進止

終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老成典刑之言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昔壅蔽則其禍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祔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

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恩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主帥此為首冠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得對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睹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并次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

步放探禍占之卑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實識邪正之分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故以小臣[illegible]之大[illegible]皆[illegible]見[illegible]長道之曲折而未嘗之[illegible]者常見之[illegible]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illegible]而有所不盡而旁觀者常盡之何則[illegible]爭而旁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然削諸侯遂

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擊匈奴連兵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在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illegible]而後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不同然此之帝皆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候待利害之真邪正之分

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復[illegible]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illegible]之[illegible]是以紀聖功[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臣之有為惟憂太早[illegible]又[illegible]致如明業方今天下[illegible]病不治常得中[illegible]不能盡[illegible]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弊者[illegible]之臣輒欲陛下輕有改變故[illegible]此說致孝陛下除信吉語日宰中[illegible]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變所誤貢獻稷

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illegible]蘇奏聞伏候敕旨

轉對條上三事狀

並關經國之大者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竊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壅蔽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

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偽非有而已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惟執政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如反覆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行家事稱制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方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張聽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謂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

外其餘侍從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懾頑民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每特循習之失皆足以懲勸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郊禮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

入九百人一次郊禋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
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屬不與自近世以來取
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
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
遠食貧到官之後彼漁求取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
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
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
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
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

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
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
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
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
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
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
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
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
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舊

式務在精嚴以艱取人不行小惠以啟幸門其資蔭令
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
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
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
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
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
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遞瓜果人欲與一試官
陸贄力言以為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
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
言為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
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
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厭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
無失職之嘆欲乞應奏薦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
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每三人中解一
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
解者免試如一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
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嘆亦使人人

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察許其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有所損之故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數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猶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宗室令畤狀

今　國家待宗室有加于前此誠甚善

臣聞之昔日以宗室爲羽翼今　陛下以宗室之有人爲家之光寵彼之宗屬進用之於時其中上者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昆弟子弟也遠于　陛下之意欲向之文天下以爲其實而宗之宗室或有知道崇孝恭文辭如自與賢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于相者有九人焉自先帝以來累聖論議不私其親於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　神宗皇帝皆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奮勵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畤宗室親屬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逸志節高亮議論英發亦其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事力雅健博贍于史甚清麗之精雖明堂之祀情也伎其才於幽遠猶當稍用而況直道而行已蒙試用乎伏望聖志留神考察

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勵宗室勸示
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
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馬激不當屏出學狀

近代有司有國子生及寫選人上書陳言輒
與隔絕且以法牽爲民等項隔處殊非古之
明目達聰之意唐宋太學諸生數得論列朝
政得失
本朝正統間如祭酒李時勉監生猶得爲
論救
准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告陳貢有位並
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達者出學在本部看詳諸色人
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

下仰無更令官吏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
聰明防雍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
叙本監起請遂立上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
字求知公卿亂正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
看詳違者皆屏出學在論列朝政得失便其言當理
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
先令有司看詳去取甚非所以示不敢鉗制言者剔
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激進狀論歷

部體畧有疏畧未盡事件欲乞朝廷送下本部詳定施
所論文指實覈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行
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
詳議增損乃行本學今下本路轉運司從申已於十
二月內檢舉上件事并已牒出學以此顯見上條
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
令馬涵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
可采乞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關係國家大利害文字

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
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
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管見庶補萬
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
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
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
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
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
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
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
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
大[illegible]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
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
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
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

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其於四方五六年
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剽號無事亦當常使
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罍相資脣
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
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
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
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
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
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

奏議　卷六　十五

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
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
盜其間因饑之窘舉貸不便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
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
法而不盜則饑饑饉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
與忍饑有遲速相率為盜此理之常雖日殺百人
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illegible]下[illegible]較得喪之
孰多權禍福之輕重特於[illegible]何少有[illegible]開衣食之門
一開[illegible]之恩皆翕然從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

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
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
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
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皆如此尋常
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
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
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
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

奏議　卷六　十六

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
決非獄囚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
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
行即乞將夏稅斛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
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
下且行倚閣候今來麥田若得春雨調勻却可以
廣種秋稼候至秋熟并將倚閣[illegible]夏稅若是已種
苗麥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
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

所
二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
僚上章輒欲禁榷賴朝廷聖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
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祖額
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
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
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
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
取其利濟惠鰥寡陰消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

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曾破
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
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錢納稅則
利薄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饑所以
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
年一年比祖額增一萬貫亦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
餘貫其餘不費販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顯可
見矣欲乞特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
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小木牌子與灶戶及

引大客今上曆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
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貨
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仍將來販鹽日給引元本
教榜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州縣多出榜約村人非木
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消弭後變之
民近日饑寒之黨不行驅率臣恐自今是年先何
願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蹈刑
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
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

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
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
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
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
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
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
却只得數萬貫錢當時少有闕用而朝廷損十
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
廷爲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

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亦衣食之外官民無盜賊之憂其得益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聚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濟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利害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與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讐為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

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恤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與傷殺贓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事主免死無疑且不傷事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事主之人或多聚徒眾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事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饑餬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為按問自首其與傷殺分委自長吏相度如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知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異端撓法者為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蓋窮不已必為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況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

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損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旱所活甚眾臣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懇悚待罪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與徐州所上書意同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其不獨窮窘飢餓椎埋發冢之姦乃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冤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

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材骨猛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嘗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作材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若勿慮及此即為冥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illegible]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其不入於道德而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謂朝廷可以略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和不務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

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亡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illegible]知前此之亂皆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客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朝廷厚與官位使北方之人[illegible]進用其[illegible]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久留京師終不得用飢寒無聊怨忿思亂[illegible]及總赴鎮遂遣還

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欽席宇既往
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
姓程某告獲妖賊郭進等稍聞某之弟岳乃是李逵
之黨匿在棣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東京東州郡如某
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
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稍選京畿兩路京東京西
職司及徐沂兗單濮濟齊曹濮鄆州論以此意使
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謀或通知術
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

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
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
賊即累其人數磨以一官使此輩欲覬其利以為進
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
別設此科則何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姦邪嘯聚亦
自無後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可日補兜盜賊
無容足之處又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
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況以捉賊出
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與自擇戎秩立功名

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
策臣職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緘默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狀

諫買浙燈狀

長公當時特借買燈一事以探神宗之心已而亦深相知特為荊公所齮耳

臣竊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後記驗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倡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伏見中使傳宣下開封府市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謂陛下借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師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遂

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竊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一所觀遊宴好賜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凡有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予斷所以深計遠慮而愛為民恭竊恐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伏願少剝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并儉省費

亦臣竊悲者昔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公不奉詔今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一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亦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亦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之

下竊嘗深咎之臣今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古之救災須要先事而慮如此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

賞閉糶富民皆爭藏谷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二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

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

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蠢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已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㪷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

閏米價復長至七月初間及百錢足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去年之災而水調匀所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

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摝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穟且以喉手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供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元年額

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賤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總數少熙寧之憂殆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

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今米價不至

大段闕湯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擬備出糶救
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
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朝廷往
復取肯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降指揮臣屢犯
天威無任戰懼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民困吏弊指畫如掌今之郡縣不可不榜之

堂而旦夕誦之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
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
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
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
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
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
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
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
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
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
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
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
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
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
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

所謂饑之則為姦吏之所漁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

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

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深厚何以加此而有司

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

示節日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公之兩守錢塘其功業於今猶有存者而其當時所書一利害每每指悉如此

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濬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

今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
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
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
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
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
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
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
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
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

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
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
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
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
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
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
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
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
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

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
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
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
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
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
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
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
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
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

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
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
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
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
間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
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
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
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
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

限所募米與錢合之纔尚有太半若來者不繼則前
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
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
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皎然
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
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
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
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
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

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此一事千萬留為相度覽指當時所遊覩
第面其言自有次若指揮

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東遊至錢唐臨浙江
水波惡乃西去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
力狥其意意之所欲出椎山塡海無而獨畏浙江
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
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
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

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
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
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
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
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
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漁
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
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
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

吝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官兵亦仰給浙西蘇秀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

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山嶺相視地形訪問父老參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濬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

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illegible]所行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竊欲不言已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illegible]人[illegible]嘉祐日以江水有卑天為之險[illegible]一[illegible]盧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蘆之險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

捐一五萬緡以平此積險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別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有成之向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

性命究惜不貲之則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亦並詠歌舉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杭州召還乞郡狀

長公一生得喪備於此狀不可不知

臣近奏准尚書省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上乞竊感區區之誠未能達聞又念須至盡露本心再干天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 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存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

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忠直初不譴罰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指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

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眾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

眾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穜

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章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胡宗愈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仍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

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
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
陛下亦已赦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
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而指
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
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
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轍爲戒即日上
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
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

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嫉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
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
非曲直竊弄人主之御臣子不遵公道以相知黨人
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
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
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
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
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
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俯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
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目必無
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
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堪
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
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
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
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
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
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猶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
謹俟斧質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表啓

啓表之類惟歐陽公情多婉曲王荊公思多巉刻故工者爲多而蘇氏父子兄弟則往往禁思者少故予僅錄數首以見其槩云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蒐訓遴同廊廟之符隸職其間皆號非據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通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稽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隮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强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貴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

謝宣召入院表

不如歐文忠公

詔語春溫再命而侵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當闕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秘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太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稱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爲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門三遷不移左右之容躐處胥象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杭州謝放罪表

長公行符以臣前件罪故其言多危多懼

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難從一切之便宜輒有冒為不從史議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亦燭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群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

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之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佩服箴書奉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將有貸捨用益臧於堯仁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一驚一喜

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與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窮蹙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孰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獲銷兵之福聰明不

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沐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謝賜衣襖表

齊宮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推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栗於天驕溫詔下頒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牧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偷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鶉之請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未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謝賜封衣金帶馬表

服官莫匪彎勵似章圍士効率先生鞭策伏以三錫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汝必有功服之無斁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强於驅馳枯木朽株本不願於文繡寵加意外慨溢劑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因能任官稱物平施將名器以勵士上有誠心正銜勒以馭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勵厥躬雖愧立朝之龐眉之近用猶希辨道輪老智於暮年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

服章在笥貴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貞餓至賤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於匪頒道路竊窺誠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於求賢卑宮菲食而優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匪其人言有重於泰金當思所報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表

盛服在躬無役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椎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恥乘欵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褒寵羣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賭穖鞠之策愧不能深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

謝兼侍讀表

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禄以養不才伏念臣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似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用爝火之助大廈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空向肅之帷幔久立彷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食頃刻之榮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說懲許辱竊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衣裳以御卒昔四時之良所寳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指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彌報深恩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

出符之珍以旌有德在坰之駟豈及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内疚服寵汗流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彼海宇豈惟一襲之衣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群賢在馭六轡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恭宣德意庶幾五袴之謡收斂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愧空言

杭州謝上表

入奉禁嚴出麾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光榮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擬近仍爲太守恭聖主視天下如一家報朴未施乎訟獄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無包函其春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觀奉於徽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

節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蘇長公中柄後士論喧嘆一番故其謝啓如此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今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

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

□□□□與焉者動滿千百亦惟特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揮匆遽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皆莫敢退萃聚數去燕不復一識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謝應中制科啓

此論宋時進士科及制科之兼衆爲得其法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臨問獻言歎古久虛之舉忽從佐縣擢與有列內自顧於無取深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粗得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恤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遂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人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

氣所不問之棄以致其所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
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
攻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
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
人也如此之審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賦才不逮人
少而自信汗稍獨得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待以
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
彥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
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

蕃文　一八卷八　十七

惠敢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
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
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不用踈蔑之說亟收
末學以勵天獻然志卑處高德薄能厚歷觀前輩由
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

謝賈觀察啓

此必賈公過臨老蘇慈而長公陳謝者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
已中梁材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所以隻雞誰副
橋公之約宦游疏曉坐念源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
去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弟門之悲雨露既濡
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
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
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嘆桑梓

蕃文　一八卷八　一八

光華孫宗縣冠莫克垂裘於其道昔稱今誇尚能鼓
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內多名言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勞莫奪已行之志士庶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膴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之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

伏蒙綸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官輕而愛淺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愛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委已一切不問乃慮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大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齊衆勇足以斷取舍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

二隤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含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係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縕蓄以次施行始綏猷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獻登門羈舊荷顧亦深喜抃之懷實倍倫等

謝館職啓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竊顧就列撫己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與璠璵得而易毀故儲積以養其全知楩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蔬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

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鼓術以馭四夷然而遂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躋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聿殊已爲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爲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途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内顧豈不自知性行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曾宗伯之選掄獲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

分潔濫之憂積畢良苦之衆負賢者所辭之任爭習多欲得之求其爲忝恐可爲危懼是以一㕘寅恭輕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而况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自求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慚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

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情媮

謝王內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倜儻超軼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制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傅覩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途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横逸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

小亦合於方圓蔚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獄之不肖與在下風顧茫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試亦特有執事之賞拔以爲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寔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顧當時之所悦聊然階器顆不能勝多士之嘖言卓觀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勵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答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答至仁感懼之至不知所措

伏審出膺第命者宛乾□□方登□□藉以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亂多矣天將欲措世於大安必有興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同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入音於師轄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晉叔中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鼎鼐稱卷

之欽命慨然當守以請行威望所加遊蠮自屛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可而召虎歸綏復遺種龍荒遊魂滄海營之觀衆當是熙隆必將訓兵擇帥而校之現學得殺堅城而衆以歲月成秀之忠四國賓□周公之京運扶帝扶稷赤舄几几那而之久外天下忌□豈惟一人伸日遠微若寒谷之□何似伏當長國□昌以寢興

定州到任謝本路監司啓

情曲可掬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鎮埸之憂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附護敢緣厚德尚許兼容伏惟某官名重縉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朽鈍得奉教條但交欣忭之懐莫罄蹈舞之頌

答陳提刑啓

此以下竄南海時所作

達六六汾人偶不書於鬼錄遠歸空谷聞喜聞於足音沉沉爲瑚璉之資爲明堂杞梓之用擬問名而未敢豈流爲之輒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之步來蘇嶺嶠之民憐憑容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愛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既感且怍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

此必新命放歸時所作

竄流海濱脫身羈鬼之林洒掃負禍拜賜赦人之號高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作愧於心頗欲聞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發雅好深憐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兒臨陋質增華果已五鼎之先饑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承以爲好

答王承議啓

以編管而逢故知情涖然

泮水受戒繆膺桑梓之徵海邦書詠又觀棫樸之翹多艱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文之編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寵光蓋將敦風義以厲世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周

答王幼安宣德啓

亦作潛宋

翁仰十年忽焉如所聞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遊乎益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兩脚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甚已寂寞而世我不調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彩然雲漢之章被此朽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慊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并吹噓之所及雖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登州謝兩府啓

迂愚之守彼皆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寬之寄忽爲枯朽之榮恭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實出日於飛燕山川炳燿傳夕烽於海嶠藏寫濤閒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鈆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明　[illegible]

書

上富丞相書

頌而不諂援古不卑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竊[illegible]之人舍天下之士因其[illegible]之危間之人遊天下之士因其罅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談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

於敵國危困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海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試其所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今之勢也狄人乘間以侮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身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日且而撫之

民皆爲人而出於爲魚鼈之中而免於爲鳥獸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周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之外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周公無復有所求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中百家之書莫不甚該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内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雄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

茫昧緐悦而不可知者皆窮其華而咀其英足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周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求於功名而無愧於學是其舉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慕而可誘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

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歿也謚之曰睿聖武公今大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折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

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皆不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君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狗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鬭曾子孝而狗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其和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分矣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暴寬厚而不爲弱則

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人下之所不可學於明公者
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謂且不可與游士大
夫皆自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賤役得之才自明公執
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行於規矩之端飭
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今行也而
有取於世役得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
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役得
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
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

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
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
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風而范公亦躬
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
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
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升斗之祿
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
之末而發其狂狷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
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書寫而致其

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子瞻上執政書其所自持處斷然

轍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而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辭乎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又其倚雖其貴賤之間疏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

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投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爲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投之急而其辭夸也今有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輒觀者塞其門觀者雖衆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出於吾道之衞又嘵嘵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袂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以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遊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援取之故先皇皇汲汲者衆非吾事也昔者常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綈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

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危不可以夸辭而急投者也轍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將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

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悠謬
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
也故亦致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
甚

此文與說富相公文同意皆欲以

集卷四之

八卷九

小劉作龍門

氣之一字爲一篇命門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不消於天下而事不立
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
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
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斷能斷其小而不能斷
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
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
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

東文　八卷九

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
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予之
權而人不敢不服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
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爲而無以成者世之
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
之間而論其所成敗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
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爲徒而不敗世之
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養其氣也若夫明
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詞而倒説或有所悊

焉非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失其分則爭以一介之
於八蹊舉起而爭之[illegible]之列仁一介以上
至於公卿其利可愛其名可尊[illegible]而待天下
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知是其有學問之遠遜而不
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進一級
者則衆指之矣進者不容於下進之者不容於上而
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就布衣之餘咨方
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以歷官史而
爲之表倡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俾之全秦之
重矣

地趨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
函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
君白起之徒所以殘身殘民行詐而有之者也[illegible]
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
勞[illegible]之能以擁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
旌高蓋有以榮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私固有
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
其[illegible]之通人者則誰實擁之帆遠方之鄙人孟於京
師聞明公之盛哉其本在於公相而獨可以論其人

氣之盛矣而加焉於外亦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
也故請謁於門下以顧望見其風采不宜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

蘇文 八卷九 一二

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養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手亦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其前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登龍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

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illegible]太公曰[illegible]公卿士大[illegible]古之君子[illegible]守之以[illegible]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illegible]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illegible]之所以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illegible]自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倔僞矯[illegible]之君

蘇文 八卷九 一三

子猶恐不及可悲也已軾[illegible]公與太尉皆[illegible]為賢將[illegible]然終不可得以[illegible]及來京師而二公[illegible]有病不能如其心[illegible]其容貌[illegible]然如有容見惡不[illegible]見善不[illegible]所謂大臣者[illegible]人[illegible]者固不能有所為而[illegible]者又非聖人之中[illegible]如見太[illegible]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illegible]又常[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

上王兵部書

何叔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行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軒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如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兎遠望目

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之道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荊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言以未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

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左右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今之世俗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上梅直講書

文滿[illegible]入思少喫喀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

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文潞公書

嗚門然亦作洒然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
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
絕口不言而余所之書因事自頃其古今之異事聖
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
爛然使破暗之中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
顧平生所著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

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
也伏念五六日中於何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
飾詞陳之詞道騎昔之春以十於左右虛心遂答恩
雖有加害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
以待而不殺之意乎伏讀而然知其不肖之罪本死
之餘以況罪所治復人於道德之場追而從而
謝子再也軾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
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
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
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
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思省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
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
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

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
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
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
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
篋得不燒比復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
本以獻雖已廢棄之人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
有益於時不欲棄之故獻公知之亂則治皆之心
掩所不逮者也公一出鎮四方之不且以黃州食物賤
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埠是

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公之排患解亂之誠如此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頗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瀆而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爲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然可使者闕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徒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當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

奴賊事如狀言不謬俶力欲具始末奏陳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協舍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達伴逗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斷治得盡行決又恐蒙恩授服宜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某之意止以致於軾者凡爲其弟以軾言見當與狀過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

心竊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皆勇如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使於京東路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某也此事至微未公毓致人臣此役治此但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殺其事則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刀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應制舉上兩制書

論政明法好名一項亦切宋事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為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

蘇文 一八卷五 二一

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卑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不可以不知也世道衰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交於門者逶迤而不絕不謁人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

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士不以其疏賤而使參其猶行之論亦有志其不肖而以為是兩漢之士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應孜孜於聖賢之問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俯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

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

蘇文 人卷九 二二

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以今之所患二

者皆於下凡事凡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
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事之大患也何謂用法
太密而不求其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
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
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
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
法之知故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
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
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

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
法曰吾皆行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
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
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
位於叔孫通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
下有緩急而功臣大道而不然此亦知其君臣之權
不以法而猶持之今天下所以任人者何也任法生
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
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承秦之敝

上執法以政以取成德宗猜忌而用常袞袞一
法興方大備其後名以天下為否賢愚不分君子
不以為能進而不為行不行其書吏人百多
其親者也者以為識怙而日不至所以甚則安得
而知天下其所用如何所君子以為吾用去今天下
亦亦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
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
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
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職以盡其

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禮
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
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觀其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
止於名一藝刱一職故其學術不雜而其職未嘗
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
於漢其君 各務其所長以相為不敢史之所記武
帝之時上公卿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
人人各有才各有小大者安其人而無忽於小
不受小而察於大足以名其身而不

所長及乎後世士大夫其通而天下之士皆有後心哉
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以喪其所長而
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兼此也什者更不滅工
道述禮要皆欲從三代更先而終於不可行而目務
因以不舉學者更不論大人然行命終於不可究而
拱發因以不問自謂太高而不近人實大高則無用
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
其言則似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
名之過漢儒占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

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苟務其故
出於此二者無伏惟明公才器之宏偉度量之寬厚
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
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同嚮天下奔走而趨之則
其感而憂世之心成有以知之也軾將有深於此
者而未敢言故不言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九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公是時爲鳳翔推官輒能首陳郡中民瘼若
此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蓋以爲
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
以久安未可以隨款而枉隨缺而補也然而其事宏

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
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
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
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
府庫然而經元昊之變冰炭火燎十不存三四
今之所謂富民者昔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昔
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其寒之遍種其將來世而臣伏
鄉其亦有所否不陰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
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

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恤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
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
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臣觀京兆凡此兩郡
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
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
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
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
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
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

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
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
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
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
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為民
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三千四百分
為計所謂役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補
獲強惡者願入焉適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
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

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使惟重難日損優輕
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願歲以官榷與
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
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捐恃之歲不過二
萬失之於酒課而賞之以發將是二萬者未得為全
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乃多備少發以其足此一轉
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以異日無以
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
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未所以為

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
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
論乃者變易茶法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
尚不勸行之益堅今此事手小一二以決去歲赦書
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爾非相公果斷
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不得不而許必且下本
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
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因已歷歲矣其行不
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嘗其可為今之事起日

費下令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姦罪取笑
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變
擾急遽之中行危人之所難故大下之所以
不測而大服也朝廷用數十年以來收之不及用之
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日有大故則政出一切
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慮而
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盡事而罷
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郎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
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

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來傷不惟河北皆不可榷[illegible]京東故

云如此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
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二世宜與社稷同憂
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
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
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
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

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
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
時之濫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
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
禁[illegible]鹽不自隔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
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
籠而取之則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
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處
民以貝使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群持

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爲非也河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

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苦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飲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並日而况鹽乎

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疏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利購賞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遠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

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異時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

府莫之行也而予實令羅氏賴以少安凡今議或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循老矣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今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河北京東所不榷鹽者必有說焉竊意契丹既得燕雲十六州而河北之民特相唇齒一榷鹽則相剽之民恐必無聊而入契丹故特弛此法網以為容奸之地云耳不知是否

蘇文　八卷一　人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必蔡確為省主

軾於門下蹤迹絕疏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竊嘗知己終固不若是之深者人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常以為迹疏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蹤跡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避懼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怨鞭撻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辭也然視此等窘數實而不以時放之貸繫日益無憐然其間有甚是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失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為虧官或糟酵濫惡紐計以為負欠或未給之職縻於官附給與之吏或欲由之課約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其案則有事同

蘇文　八卷一　九

而先得者亦出息行錢者也況天下之人以爲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有司之與吏獨不許是猶可忍耶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等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

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有無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深哀而速救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田里親戚相保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文而無信者干冒威尊退增恐悚

答畢仲舉書

放逐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寬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

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而鄙

[illegible]公之所談[illegible]之欲食飽
肉也而僕之所[illegible]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
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illegible]眞飽也不知
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illegible]作佛
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illegible]靜
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
爲無害僕嘗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獄來書云處世得
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
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

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
而已

答張文潛書
[illegible]
[illegible]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illegible]
未暇奉書忽[illegible]惠示
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
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
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
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
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
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
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
則王氏之同也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
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
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

者正頗費斧斤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謂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而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亦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聞是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啻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粲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

答黃魯直書

蘇黃相知處可想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

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怱怱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答秦太虛書

此等書翰是公蹈于林澗者耶自謂靈光在

可愛

軾啟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誨兼審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諭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

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

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
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以此得數十首皆
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
不可廢[illegible]書若成當發相示也自知君者想喻
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
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
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
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
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

秦文　八卷　十八

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
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
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
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
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
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
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
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
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
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
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
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
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
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illegible]亦可
[illegible]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
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illegible]兒邁
今年當作墳木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illegible]端
叔一書託為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

魚文　卷十　九

不宜

與李方叔書

屢蒙寄教數紙不一我答求惠不已比日履茲伏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宗娶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

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

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坡處士私相諡非古也若以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汩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

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答謝民師書

此書所論文然却是蘇長公文章本色

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

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答劉沔書

[illegible]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面熱汗下也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答李端叔書

看此等書長公搃凢遇手寫出者却自踈宕
而深耶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

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

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

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以下數篇中多有論述處而有事止

答史諷書

史諷所爲易說必非探於道故長公拒之如此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歎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爲我良朋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有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正統論上

正統之說予嘗畧言之子瞻所挈名實輕重爲義亦并是然而文特[illegible]矣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illegible]是一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

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辯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所

以抗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能相君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

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其將不得不與之皆坐耶鄉人何嘗恥聖人亦奚天下篡君亦得天下而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由免吾將以聖人則夫篡君者又安得同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亦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以一身之正為正邪以天下有君為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起於有君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

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哉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不能一則雖不得為有統者[illegible]以其兄四十而[illegible]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猶為有統乎當時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妾為婦君將曰男則以為妾而[illegible]奈何[illegible]以婦子以妾為妾者有所之[illegible]謂之婦奈何婦之也與天下[illegible]魏[illegible]是亦[illegible]之過而已矣[illegible]當[illegible]然歐陽子之[illegible]猶有與乎君[illegible]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

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以啟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損得之為無益故雖眾而加之

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予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苟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自章子發也天子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

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嘗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

邀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則其實非之所
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
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使乎篡者也夫[illegible]曰
弒君者有其實非乎霸也故欲已奪其[illegible]之名雖
欲復加之實而不可得也夫天下[illegible]功於
天下吾以為有漢唐為有必不得[illegible]唐首
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與而加之弒君之人
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名之於天下也猶兄
之於父也開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
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鯀稷至僕妾焉天下將
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
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
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擯天下後世之所
加而吾不為之齊晉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
天下實於此反不亦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
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而其君有是也以為其
霸統之說人執聖人之一端以存其口夫何說而不
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

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皆曰正統之說其甚曰不
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
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人何名之傷若章
子之所謂霸統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秦論一

議確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亦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

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齠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齠齒也

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　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惟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論二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

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大臣論上

當與歐陽公朋黨論參看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

當此之時義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其于身死至於存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疾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

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與前是一篇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迎人者其智淺迎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聖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交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

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乎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如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思治論

首尾二千五百言如一串念佛珠其深入人情處如川雲嶺日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性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

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法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性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

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

用財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逾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

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賫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

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

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撄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

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田而自耕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　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

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欲然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欲也從其所同欲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武王論

通篇所纘作有識[illegible]不肯人各從處斷[illegible]

中本　此是東坡衆論文中當備也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能不從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聖人也使
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史之事必以放書牧野之
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
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
人迪哲曰知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
諸侯不來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
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
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
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

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
亦若是而已文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
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
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
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
之事也其言數操及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
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
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
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
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
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
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
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
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
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

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
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予聽之論武王雖非天下萬世之公而其援
孔子之所與以見其所欲罪後書之所及以
見其所不及又以春秋所書遁看者以案武
王亦成一家縱橫之論獨其所稱荀文若一
節似過自荀文若佐操只是挾天子以令
諸侯何嘗稱王者之事操之篡漢因其始爭
本謀何得僅歸之以謀九錫

平王論

此文類韓諱辯非蘇氏本色分明是宋南渡一斷案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王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

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武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故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

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秦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
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予覽此文以遷之一字為案以無畏而遷者
五以有畏而不果遷者二以畏而遷者六共
十三國以錯証存亡處如一線矣

始皇論一

前罪秦始皇誤用趙高人所共知者後罪秦
始皇積威故足以刼太子之死而不請人所
不知者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
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
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
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

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
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
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
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
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尸之禍如毒藥猛
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

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

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

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予覽志林十三首按年譜子瞻由南海後所作公於時經歷世途已久故上下古今處所見尤別而此篇亦古人痛快者識之

始皇論二

賈誼過秦有於失攻守之勢予謂過秦在於破壞先王之法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日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患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奔放

口腹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易及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

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蘇老泉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資好義而求之於義，則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害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於不義之說，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

聖業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當其[illegible]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明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天下，天下之人[illegible]則心欲之如何敢從[illegible]乎所謂愛之者，極以制之也，天下無有以異於是之[illegible]以為

若留侯見嗣
戚之計建從
而未發也

高帝言者欺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爾
有廢如意立惠之說而欲持此以邪之此固高帝之所
輕為也人固有功不平使如意得入于惠帝廟臨絳
灌之徒固相起而立如意安得而存之兜與其全安而
不失爲王之稱也如意之為子而不免於死則亦高
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洩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
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雖悍高帝恐其爲
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
后之年高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恐奪之其

秦文　八卷十二　十四

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
耶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大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
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
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恐特以其勢不得
不從是以竊欲厚呂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
猶未然以為一彊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
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高之之智原人情而深
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不此而惑亦無有以告
之者悲矣

以高帝之英雄而群臣不能爭其（　）之欲
言以武帝之奇氣而廷臣不能明其太子之
被讒哀矣之過也
老泉論高帝與其能用平勃（　）將論高帝病
其易太子而不能保趙王如意皆其所以論
帝王王天下之大端也高帝起布衣以五年
而定天下可謂雄矣特其大封同姓而病於
跦誅戮功臣而病於猜寵幸後宮而病於無
制當其在位之時反者累累而起而身臣
秦文　一八卷十二　十五
未幾漢業幾殆而陵夷至於文景天下猶幾
寧而不安由其不能講求先王經制之法故
也

於人言利害 亦次二分 而亦亦知害 誤多不發語 長賦

野水帝論

行文仿從戰國策來後半之波自家本色

多智勝約約處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於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

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其所忌是故不可以自安而就利自一代之亡天下皆以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

論孫武事者 屬此處

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奪天下終於不能定二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劉氏之所以料事有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

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舒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不可逞之時而乃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衆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古之起自匹夫行而收天下者秦亡也不
有定天下之略而非亦以因際會爲謀
者漢唐宋是也魏武帝起於亂世知其資也慨
以循漢室而代之爲謀既其卑人不深附因
並劉心割據而二袁呂布相且皆爲其所
屏耳宗之雄如備蒿之傑起如掃其庭爲之
下乎使魏武力奪王室以身下備與擢則漢
之桓靈之業未必不復振而魏武自爲元勳
也其去三分天下僅三世而可相去豈特尺
寸哉

東史　入卷一二　十八

莊

魯隱公論一

子貢刊釋所載攝主明與季康子一節致意

論獨剩胥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以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冊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冊公史有謚廟有廟春秋獨得不冊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

東史　入卷二二　一九

也以何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康子之謀於是乎在[illegible]之道也孔子行之有泰斷以來不修是職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閨外事且不可況非族之族能家之家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如[illegible]安從齊之君王后晉宋之曹高向也蓋和于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益

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卿士之處乎使卿大夫而可信則卿士亦可信也若[illegible]之不可信則攝其取之猶皆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得攝主曰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illegible]未生而弱未能君[illegible]也[illegible]孔子之言[illegible]其付[illegible]之攝也夫當其臨而[illegible]故謂之亦攝主也鄭玄能之附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

者也使不生而如臣下[illegible]先王之令典孔子之素言也而不知[illegible]攝也而以爲當然也僅不可[illegible]世之得矣

唐荆川曰先作定論後說[illegible]

魯隱公論二

奇文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斷知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宋襄公論

千古隻眼之論自正當

魯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祭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是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益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

春文　〔八卷十二〕　三十四

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以[illegible]其兄之背以取[illegible]、[illegible]敗於其所殘者、天下知其不誠也、猶文之師有[illegible]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illegible]侯而戮於諸天下不以為逆何也、[illegible]獲晉侯用[illegible]之而[illegible]予以[illegible]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

春文　〔八卷十二〕　三十五

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有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皮膚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之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之欺於後世者也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伊尹論

讀此而後可以身自信於天下而成不躁之功而行文斷續不羈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爭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

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于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

天下舉起而消之不……

有所不可者亦已甚矣夫

劉川批斷結兩字是文家血……

川不能道

周公論

辯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攝之變而處聖人之
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
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
能為政周公攝其權以予奪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
已者如此而已今說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
劉評似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
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
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耶是廢也稱王耶是二王也
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
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
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蕩蕩有王者
在而已自上之勢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商紂擊滅頃
積紂一四海諸侯人皆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
惜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

聯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之
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所以柴
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
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日安於其先
君而光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
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乎采□，歸乎周成
子。夫田嘗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曰，凡以文王
爲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貽後世之暴君而爲之藉
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

□文 〈卷一三〉 五

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
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
□知□公□□□，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
誅也。□□管蔡□□□□人思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
□□□逆不□不以管蔡之故，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
世，不知有周公攝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
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
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管仲論一

子瞻悲其大夫以下八人不得其死，故痛而發
論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
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
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
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遂受盟。蘇
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

□文 〈卷一三〉 六

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
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
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
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
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
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
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
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

史策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矣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成公皆仰以是賢之廼欲以爲卿非蓋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或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

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涂之人皆敵國也

下豪傑其何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嫌疑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

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管仲論二

蘇公以繁而[illegible]直爲決勝未盡兵之情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

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是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

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齊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illegible]其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

雖發夫差以三萬人皆爲方陳而陳百人爲行百行爲
陳陳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
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亦不可
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
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
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
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范文子論

論用兵之勝而敗之患及覆宗與長公恭亦
鑒於當時熙河之役伐夏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
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然子曰料敵
勢彊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
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鄢陵之臣也 鄢陵之役
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
者矣然不及之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
假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
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
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
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
常之主竊於一事幸於大成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
天欲全之則必抑其所恃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
欲亡之則必先之以大福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
驕士玩於寇讐而傷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

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禍，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而況天之大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撫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句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皆果如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聽，而又有功，求速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之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盾遠矣。

范蠡論

文如酷吏辯蠡亦何辭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而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伍子胥論

楚平王既殺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吳事吳王闔閭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與兵及唐蔡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吳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報父兄之讎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彊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闇古

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揜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彊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

恐三子之見評後作一首

孫武論一

行文好而未中孫武之病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汩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忘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

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烏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二

此篇是借題說當時之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
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
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
蓋亦止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
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
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
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

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
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
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
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
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
而立於中立之地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
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者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
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鄴
博異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

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
所以屢興而屢僕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
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
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畏如良醫之用藥蝮蝎
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
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
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闕之不克將以澭代
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
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

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
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
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
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帝已墮名
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
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
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舉之
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
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於公而行之

於虜使其利不在於殺人其攻其民下其人以[illegible]
然後可以付之於將帥之手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
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將也
論孫武所以發武之兵書之所不及者亦繫乎
之御將之無法而其士卒狃於弱而不能振
之故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殺論

霸者之論自是制局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而可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句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

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所欲也。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眾，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眾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樂毅去趙後累數十年，其子與孫功名……

而淡高帝之與猶何往之大略毅之風度亦
欲可傾動天下者故其餘風不衰

罪史遷論商者之罪案不當論

商君論

多名言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

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

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牖下亦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戰國任俠論

或謂唐末之亂由五代之變在水滸客所[illegible]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

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

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

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

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范增論

增之罪案一一剔[illegible]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丨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項氏之興也，以立楚丨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丨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丨也，獨遣沛公入關而

此段之有支吾無深奧

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
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
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
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
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
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
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
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
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

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子房事之奇皆心服

留侯論

此文只是一意反覆滚滚議論然于贍腴中
見解亦本黃老來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
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
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
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
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
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

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
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
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
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
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
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
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
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

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

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王遵岩曰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

細觀此文[illegible]賈生一格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

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

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皆[illegible]用日不能深交絳灌不知默默自待本

其而若子而文字彈跡不見斧鑿作

王遷若因割頭生不能用農文直是說得至

生何而文字精粹以入張[illegible]波

於[illegible]之不自將而欲[illegible]使也夫豈一攻就得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

[illegible]

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
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illegible]
七國之難者[illegible]自將
之至危[illegible]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
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當
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
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
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
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

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
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
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
自禍歟

錯之[illegible]以其有怨於盎而欲指吳之反
以為之[illegible]自發[illegible]其實矣何
者[illegible]錯之[illegible]不用名故也

[illegible]

[illegible]光論

[illegible]
[illegible]用文武[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至
賤[illegible]其才[illegible]各當
其[illegible]有所試其功效[illegible]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
者[illegible]先無尺寸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又非有以
大過於[illegible]而武帝擢之於群人之中而以天下後
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盡於[illegible]

之際其舉錯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
於天下擅捐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
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
[illegible]在乎和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
天下[illegible]其事[illegible]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
之心[illegible]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
在乎節[illegible]之人有失之者[illegible]是也天下亦有
忠義之[illegible]以死生之際[illegible]不[illegible]者矣然猶介
然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

其罪故曰不在乎飾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霍
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
所為取是者以其在一人之下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是心以安能
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
自己出亂才者帝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求天下之
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勞而居於

崇高之上以挾衛幼沖之君而以區區之才與天下
爭能則彼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
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加人主而震於天下
其所以保全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
他技而有容於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論

行文好而以門跋不掉為病終以為歉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
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
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
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
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牧
荊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
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

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
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將無措足之地而
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
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
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
逆之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
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
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
之能而有以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

先一著[illegible]假何本[illegible]於是[illegible]以下人[illegible][illegible]立之[illegible]

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
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
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
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
如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讎而況天下之英
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
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
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
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

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
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
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強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
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
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
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而齊動哉嗚呼此書生之
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蘇長公所非孔明之取劉璋與其不能行間

[illegible]不值一節懸本敵[illegible]伐其[illegible]一節尚[illegible]

其可以守國而非所以取天下者大略先主
之顧草廬數言之與己了一生功業矣何則
孔明節制之謀務在[illegible]之氣象卻其生平
用兵之失有二當時[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何以不
廢[illegible]人之說其後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先主[illegible]出
師所謂[illegible]兵矣其日連營七百餘里已犯兵
家大忌何以默無一言從中止之至於數年
出軍祁山而於魏延所請提步卒五千間道
襲破關中出與孔明相合此亦著能搏虎手

也孔明又何以紆徐不用嗚呼以孫之孱弱
原無能恢復大漢者即如孔明所云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其志雖勤而其略豈足以定天
下者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孔子論

孔子之所以聖不盡於用魯而子瞻於孔子之用魯已見得分明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曹操患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

其藏甲也[illegible]於不疑[illegible]非若不[illegible]能[illegible]孔子也[illegible]孔子用事於公[illegible]政與民有三桓與之[illegible]孔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彼嬉之[illegible]是孔子與季氏不[illegible]也夫孔子[illegible]其政所以[illegible]相之[illegible]曰以孔子[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田氏六卿不服[illegible]者之道[illegible]但不臣則齊無可治之理孔子之明於世其政[illegible]於此者[illegible]知之[illegible]之亂根[illegible]可以已之亂[illegible]家旅不及四大夫不收公利齊

哀公問[illegible]今而後知[illegible]之可以[illegible]也[illegible]能邪之而[illegible]為之[illegible]賢也[illegible][illegible]人地之[illegible]不及孔[illegible]也孔子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世之[illegible]以徒[illegible]國之[illegible]名[illegible]而[illegible]必有不言而信不[illegible]孔子之聖[illegible]此為無疑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於齊也[illegible]也愈於定公而[illegible]是以知孔子之[illegible]也孔子以哀公十[illegible]年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

告子哀公請討之意豈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
臣使如春秋之法者無於是時也不意也哉曰孔
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告也歟曰否孔
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告夫三子者矣孔子之
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得已而已哉哀公患
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
不予也卽如出公之事耳可以見哀公若從孔子而伐
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

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
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思論
雖非知思孟之學者而其文有餘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
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不嘗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
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
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
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
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
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

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
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
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
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
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
而夫子之道愈散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
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
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
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旣

已然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出於[illegible]也窮[illegible]不
求其所以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
所由作矣夫子未嘗言[illegible]也蓋未嘗言之是所未有
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illegible]子思
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
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之意以天下
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
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彀之故夫二子之爲
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
所不能[illegible]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
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
無不[illegible]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
其[illegible]是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
[illegible]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凡人亦孟子之所
以爲性善之[illegible]子思論聖人之道[illegible]天下之所
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爲聖人之道此無
以[illegible]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
之人故天下後世之[illegible]孟子而子思之論天
下[illegible]見[illegible]莫或[illegible]焉然後知子思之爲善論也

貴刑用[illegible]借客形[illegible]轉化於千仞之上

孟子論

是何以未嘗反今乎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終身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
吾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
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所以貫之也是故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
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
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于胸

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
而不亂深思而不惑其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
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天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
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
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
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
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
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

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
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
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
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
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
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
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矣其道始於至粗而
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
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

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
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
也惟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
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
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
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
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蘇氏文了於聖學及已氏之説[illegible]大[illegible]故

其議論多渉[illegible]文也[illegible]圓矣

應前兩行此得[illegible]然不[illegible]

荀卿論

以其所向攻其所蔽荀卿當深服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

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

李中已相此是長公平生刻手段

言喜於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

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王遵岩曰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煞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於荀卿此尤是長公深文手段

韓非論

韓非於老氏若不相及而太史遷獨以為申韓原於道德之意東坡亦識得此意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揚雄論

性道自宋儒濂洛以後纔覺得分明而
論性道處不免疑人說夢矣然通篇因上論
客因客見主自是文家一法門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
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
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
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
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

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
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
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
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
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
者為轂柔者為輻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
為楹輻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也天下之言
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
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
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
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
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
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
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
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
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
以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

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
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
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
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
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
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
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
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
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

安是以有喜怒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以殊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謂一人之事迹而折大三子之論雖益乎吾所擬之或疑文王之不動聲氣晉參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作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唐荊川曰題是翻駁而專斬韓愈亦一體也

韓愈論

前後數段各自為說而斷自整然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奇走出力爭淵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有以適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其有所從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

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以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放其情不責其去而與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容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

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爾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有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嗚呼人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而不知其所以言將焉學邪

唐荊川曰此文截然四段兩兩照應說得盡

此文髓乃絕是撰擬原道為之波瀾者歟若此

于篇以愈之謂佛老也指其門戶之間而言之故所論亦猶不得乎其門而為之言也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書論

拈出一事作議論三四層跌入極有法度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也使天下之

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迂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紛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亂惑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俊然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

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于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

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詔文于百姓以明其意之所爲及其不可語者則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長公有感於商君變法之禍故於商周之書所以告戒其民處反覆爲論發之下並以詳民爲本故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又曰巳日乃孚而書論亦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先王之使民原如此此篇紆徐曲折然亦稍開南宋之門戶矣

禮論

文特紆徐曲折可謂然古禮而於器之異宜何關於禮之大者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于下禮行于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偃蹇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

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
穴處汙樽坏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
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
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
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
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腥解而腍之體解
而爓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
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
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愞而不決也

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
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
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
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仁孝
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
器用爲其酒食皆從其平生以薦其來而安之而後世
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其安也
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
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

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
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
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
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
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
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
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
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
所安耳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

以盡其詳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
惟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
有取焉耳

春秋論

文具縟鄉而見似木逆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之而過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

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至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謂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所不樂之。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

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

甚惡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無
聲氣之所發而已矣

中庸論上

此等文非子瞻之佳者以其是蘇家說理文
字故錄而存之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亦不逮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為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為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

曰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聖人賢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愼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臭如好色而惡臭則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

之邪耶故夫弟子之所[illegible]於[illegible]長[illegible]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學[illegible]其所有能[illegible]乎不知所以安之[illegible]安之謂是可與居安而不可與居憂患[illegible]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illegible]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為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讓退抑以為禮

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袞冕之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

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始皆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

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嘑蹴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為乞人之所不屑而後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而不及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

唐荊川曰設段以老有成不才者無所容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之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於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於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猶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

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擬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原也一鄉皆稱愿人焉無所往而不為愿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唐荊川曰數段貫穿作一篇

續歐陽子朋黨論

長公此論眞可以補歐陽子之不足元祐紹聖之間黨其說不用耶 迪都卿摺處皆如游寶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

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蝮蝎不即殺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

言小人之黨果天下甚衆小人之也

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簒弒良以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士知易盡者之可戚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

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嗚呼宣子早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其指名者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

門使役其業善除小人者□□富貴之道使善其業以力取勝者益未嘗不反為所噬昔者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者姦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所以不可擾者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生聚之業編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僉人之禍也劉臣復蹈忠義畜衰以力取必勝者果不可期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續楚語論

辨而正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

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斃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啟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放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聞人論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徒知是聞子木其恐為此乎。故知是必有大不忍者，而獨掩其情也。然嗜之所閒，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飲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為芰之薦，若出於子，則不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

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為之和易簀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也，亦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唐荊川曰此文逐段關鎖似韓辯體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試論

刑賞忠厚之至

東坡試論文字，怒揚宛宕，於今場屋中極利者也。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襃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唐荆川曰此文一意疊作數段

重巽以申命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仁而順巽之[illegible]重則不可以多故因而重之[illegible]可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以盡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暖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泰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室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因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遷變其道而[illegible]之之於其上

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
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情寓於卦者物之時也
蠱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
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
後者愼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
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
後誅蓋其用心之愼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
不測其心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
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

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
巽之道上下順也

孔子從先進

時論中妙手其體格與今無不通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始進以正
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
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以其國彊者也
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大小而其成亦有巨細
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人皆必見於其始
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而能霸者
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

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
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
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于纍囚之中其所
言者因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
其身足以霸者之佐是故上無僭說下無卑論古
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
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
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
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

其所皆吾之所欲爲不然皆其其治足之將不合見
所憂以徇人乎剞枉之不終於人也其進之不正
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遇愈高其道愈高故
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
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
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終必至陵遲而大壞
也故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
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

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
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
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之以先王之
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
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
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
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劫其君不可
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

進也曰君何用我我將爲是君曰能之所以然之道
不對君曰不能天下其得行人乎今夫人君不然將
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使其從而後成焉
其日始用之而試從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
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陰以合道既而道
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有爲也而不正其身終
以誘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君子之所謂賊其
君者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以禮字爲案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謹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賊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

書文　一八卷二十七　八

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明也不啻若是而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知所當爲小人者皆知所畏雖微春秋天下其孰能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端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邪而下知其實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下筆又嚴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

書文　一八卷十七　九

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日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其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歿又從其邪志而死焉荀息之心自爲忠而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乎哉

者可與守成

論歸於正而文更研鍊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彼其積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鱉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

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而其人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之者故陸賈譏之曰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於秦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儀令行遠於秦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與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淵深而流大非夫大人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

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

時論之宛　中間君臣等四比填入格眼本

寫結論却能按經傳串清化成爲新眼子輩

且此文可以橫四海矣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艱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于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

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爲之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末節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務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存亡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故奔走而執事此

不苟合之

是以爲君臣之間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褻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爲之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

之以媒妁不告于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于內而君子門其族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傷也於是戒其尊居燕遊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凡此不能行也而待禮相之詔禮曰月不能也而待禮而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大於苟可以爲而不顧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傷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於輕用自喜集於苟合

諸地而可矣儲之間若何然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
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
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形勢不如德

當時應試論合如此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
不如德也而史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
勢雖彊要以仁義爲本信者之言卓不以藉其
口矣請捨其道說而借諭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
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
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歟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
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粟可得而食其
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
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讐彊者起而見攻智
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
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
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
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
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
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
去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

以地爲形勢者秦涉之世是也秦之取天下非
下心服而臣之也㨿之寓持之以力而㑹下服又
以詐因其君虜其臣然後秦之今之臣服而朝貢
皆昔之暴强於隣國之子孫也亦安得然而長
有之漢之取天下不本於
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力臣之望
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
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一日而治於天
下苟將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
宋文 〈卷十七〉
皆以大臣專命兄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
及此亦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
之慮其後而爲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至
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
易曰而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
侯而事而國矣

劉愷丁鴻孰賢

行文勝小絲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
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
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
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已慮
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爲君
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夫小人無大東府劉愷讓
其弟剛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
宋文 〈卷十七〉
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是而行之其
終也卻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
非義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
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
後世狗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
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
鴻之心非於忠而其終能自復義也范氏之所賢
者固已得之矣而其者得大先王之
制也長所以明宗廟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

且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illegible]其有天下一國者
受之太[illegible]而非己之[illegible]人已天子不敢以其太
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
之通義也太劉愷丁鴻之[illegible]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
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
之人雖其弟之親與今人[illegible]人莫太伯伯夷非所
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伯夷將以訓天
下之讓而爲是說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
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

以堙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
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摧之罪大丈夫然後世士
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忘親而害之也上皆反道矯情
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此二人之世韋元成以侯
讓其弟而爲世[illegible]而皆天下而之故以成俗屬當
而諸侯者[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而指之而丁鴻之徒於中道
亦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禮以養人爲本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禮廢樂墜之士多
叢之區區以爲禮樂廢矣然而卒無有成則相與咨嗟
發憤而[illegible]不知其[illegible]也是非其人之不[illegible]學之不
至過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
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之所安而有節者舉
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
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

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
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
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以爲不可用
常者求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
之學紛紛而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
人果斷而決行之雖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
也夫禮之大意在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
孝悌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
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

臣爲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illegible]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道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卒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吏議法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班固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李蘇而法令至易而至於禮獨何難哉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

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乎居治氣養生宜數而新其行也甚易其爲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王者不治夷狄

之奇逸絕塵是時論中一時獨手也舉子業到此便是脫凡胎矣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

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

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齊於秦楚之君長蓋
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存焉有善則累
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
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
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親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
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
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
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
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

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
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
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得然詳兵以與我從事於邊
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
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
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
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
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疾夫以中國
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解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元年

曲而鬯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帥師圍戚
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
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

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
危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
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
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
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
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
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
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

仁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
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
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
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鄭莊後生不能全兄弟
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
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沒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
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
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
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鄢遠也

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
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
親至交兵而戰因親親之道絕已久矣斷緩追逸賊
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
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
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隔隔於當國內外之言是
何也之不達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illegible]則可以不
取焉

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
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
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
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
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
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
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
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

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
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
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
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
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
而書也有事于大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
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
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
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

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用郊用郊也穀梁傳曰
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且大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
杜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會于澶淵宋災故 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亂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疎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存恢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為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

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之也不書諸大夫譏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輸財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

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
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
何録伯姬也曰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
焉爲人之死録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
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者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
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
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畏者矣其不可息兵
故何也焉所以得其宜矣

黑肱以濫來奔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
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人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
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罪不以兵奪之罪不以
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小信也鄭伯以璧假
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
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
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
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
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

牟夷黑肱也書之簿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
君爲穿窬之事而人居然且爲言之而安足以重辱
君子之議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
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痛悼之
故於三叛之人其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
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則已狹
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
諸侯皆負苟容大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二

者孤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不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疎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如濫者何以叔術邪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於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遂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於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嘗聞之徧讀傳記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繆而不可用矣

小雅周之衰

議論的確而文亦贍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于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而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以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其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自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乎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一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遠乎攷諸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大夫無遂事　莊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論公羊傳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國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

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治之法也學遂之不幾則恐後之爲治者流而爲專學遂之苛幾則恐後之爲治者拘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兩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

民擊蕩然其以詖邪之若此者專之得也不然後平

於今秋矣

定何以無正月 定元年

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illegible]書首時事

明辭

在二月而書[illegible]二月[illegible]二月者何也

至於公之在[illegible]二月[illegible]月之[illegible]又特書王[illegible]

隱元年春王正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

春王正月夫人孫于齊所以屬人子之正別而

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孫氏諱之心不可一日無

君務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

昔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

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

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

隱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

者[illegible]公[illegible]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

[illegible]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

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

至者一定公也凡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

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illegible]一日

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名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繼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不于定公不在季氏皆得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爲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爲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桓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可知其妄矣

問三望

文吉疏曾匠領度撰

先儒論書猶之義名可以已而思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思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爲可春秋之書三望名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或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躋不郊而猶有三望者

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見明
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
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人子之所當者其罪也焉
錫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
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下則譏伯禽成王
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
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泰
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境内山川
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觀過斯知仁

論亦是終不出叔氏說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
國以下皆以人不得其人非之過曰與人同功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謂之於師
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言人之所知也江
淹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岑不足以
比其髙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
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
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蓍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見
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
其量伺之以隱以觀其守謂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
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鄭詹宋以破凱得孟敏是豈
道也哉且仁目之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
路之縕袍何異季子之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異
仁與功者人所同也過者人所異也審其趨避而真
僞見矣古人有言曰鋸鹿進命也指其人可以託國
斯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君使臣以禮

論亦可大

君以刑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使於才之者於欲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也其卑者君子則事治而民安上有廉恥則羣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為主安若逝於弱然而服恭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為飾安若逝於爲然而行情者莫若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以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之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將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多矣然忽禮而人是以貫蹤而箕踞可謂無禮矣及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于於守成則殆矣高帝猶彌不用叔孫通定其禮豈可勝言哉呂后之禍不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其恥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可謂當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黜辱殺臣也武帝能禮之何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策

策略一

此則先以人主自斷爲策略之始下四篇指其事而條之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變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

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

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不於
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
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
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獻其謀
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
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
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
要云

兵略二

設行人爲周之官　專按歷之卷吳之伍

員上立見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英武而不立以爲子
孫萬世之計誠切也特以爲變之不中節則天下或
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乎於此矣然自近歲始柄
用一二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
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
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

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
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
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
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
虜日夜動也而君臣皆相終日皇皇爲應接之不暇
亦爲疲者不暇而所謂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
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强
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
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　且而不省

然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
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于
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則海内不可保而奚千萬
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
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
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
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遽且復告至
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絶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
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

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
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
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
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
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
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
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
其所負苟一朝發憤簡閱所有以償之然後更爲之
計則一歲之費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破敗哉臣嘗以
吳越世家觀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寶
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
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
獻不絶於吳府嘗親執其以饋吳之司承敗亡之後
救死扶傷之餘而卒盡費亂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
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中心不相接
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
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
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内蠡不如種使種主之

凡四封之内所以彊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
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
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
者雖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
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人而
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内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
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
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衆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衆
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衆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

竊聽其治安而責成功于大世者嘗少於當路哉
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大在
於邊重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之交當周之
盛時諸侯四鄰發使交聘莫不有行人之官治
其登降揖讓之節貨幣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列國諸
侯爭强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
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

彙文　一八零十五　七

漢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
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
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
行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擇其可用者而勿
奪其權使久於其職以盡所以從於二虜者限其常
幾而豫爲之備其條目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
使於虜與虜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
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說不及
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

禦之策亦聽其採以周知敵國之情凡事之關於
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得因其能否
而定其黜陟其官不亦甚簡歟今日有司以下百官
洸洸焉與行其責今擇一人而授之使自處思所以
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静慮求天下之
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爲今日計其莫於兵部中另立一協部尚書
或侍郎專掌北虜之事用是將理兵備譜虜
牆并探諜虜情備養邊材皆其所掌歲一春
則巡邊夏四五月間則歸復于朝與兵户二
部相爲究推討之善者也

彙文　一八零一九　八

策略三

任法不如任人而後能事又當為之治蜀王猛之治秦益為英斷之初宋熙寧時似以水濟水矣覽東坡所作為策問劄子得之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

蘇文　一八　卷十九　九

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

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辭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

蘇文　一八　卷十九　九

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尹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

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
除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
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傑
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
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惡功未及成而
有所奪祿以其天下之亂耳畏譏之故而不見矣夫
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
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況毅果
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
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

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
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日發憤條天
下之利害百本及一二而眾朝喧譁以至於逐去曾
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
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
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
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如諸葛亮
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
盡其心凡此者皆小人之所大惡[illegible]
也是故先主拔[illegible]
堅斬樊世[illegible]天
天下未嘗無二子之[illegible]之勤
相須甚急而相合[illegible]不
測其君而已矣從天子一[illegible]之臣所
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illegible]之信然後
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illegible]一日百
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

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唐荊川曰無沮善篇[illegible]此篇疏暢各自爲
[illegible]當時韓魏富鄭杜祁諸公紛紛外逐而
[illegible]能久於其朝故有此議

策略四

破庸俗之論　有奇氣

天子與其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濫溢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患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為終止之可以無憂是烏知有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

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下趑趄而已故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平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而已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其下之人務為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取先賢之言而獨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譬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

叙作分畫在之前與荊公■議論之意

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慕之不効凡之

不泪闒茸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倜之量不已過

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閒而可入有閒而

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

務爲無閒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

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

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

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

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

義文　八宋　九

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

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

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

曰狷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

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所不立也孔子

子思之所後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

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乃勵天下而

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

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只表下之人一邊而上之人亦其樂矣

唐荆川曰此篇前後各自爲段落起伏有法

蘇徵篇同

卅文　八卷十九　末

策略五

行文如行雲如江流非淺文家游衍之妙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恐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

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相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

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

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
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
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
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人傑之變故有上起甲
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
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向風兵革不試
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
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
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
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
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
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
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
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
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
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
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
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皆得從容終日

歡如平生下至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譁然言
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
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人密之方今治平之日久
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
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
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
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
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
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
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
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
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
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
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
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
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
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而
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

人衆多而姦吏與之爲市之外有以大悞天下
馬耳
鹿門曰今讀蘇氏此等篇亦一二
罷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策

專任使

論省府久任不獨文章切中經濟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知其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

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所行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

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
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
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苟以苟且而
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
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筐
篋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
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
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
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

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
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
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
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
是以能者不過總率其人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illegible]
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人弊
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
任人宜久而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
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
以人人而能也[illegible]一人者又不久而去其勢必之
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勢不
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
朞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
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
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
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
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
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

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
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矣古之
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
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
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
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罔巳必衰矣而其人亦
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
觀者也

厲法禁

議論近卑而文自中律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

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賕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其下愈不敢言今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

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懲姦之具一槩足以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

疑而不忍與也何苦其不如而聽免法則固已不容
於誅矣故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
庶人之法斷以爲獨不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
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
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眞聖人
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小人設爲之輕
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
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
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無此罪也是以罰

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
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治此
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
賊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唐荊川曰爵減首免勿推與滴罰參分明四
件事敘得其變化

[illegible]

與前篇自事入意同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
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貴而從其欲則
舉天下皆貴而後可蓋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
輕得而貴不可以易成此其有所吝也將以出乎我
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
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
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

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愼爵賞愛名器而囂囂
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
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
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三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
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
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
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
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
馬辨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命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定然後祿之然則是
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一人以下者皆試官
夫試之者豈一定之制哉固將有所察而爲耳國家
取人有制舉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吏
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
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
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
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
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

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
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
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
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
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以名奏之以詔天
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
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
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
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嚮之

所以任而不創任人與今日雖一及宋時進士之制不同

所謂用人之人與者亦不務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
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
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所以任其大綱而其出
入變化固將有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
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
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
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于吏
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
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

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
可以爲姦也

唐荊川曰今若做此意雖不能無敝亦可得
一二賢才

決壅蔽

省事厲精二者[illegible]今日之務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illegible]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

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illegible]急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illegible]手來者終年而不獲[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待請屬舉天下[illegible]之事非[illegible]者決[illegible]之弊患法不[illegible]而用之不密[illegible]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illegible]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

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令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節者之多而竭者之衆莫如□□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

奏議 〈卷二一〉 三三

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去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以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唐前□□論中□□壅蔽之當決後言之所以決之之道

今之舉者亦當效東坡先生之法

輕舉主連坐之法不宜責□□□□之長以答察所居之久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者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是不可以爲在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

奏議二八 〈卷二一〉

□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illegible]
能吏為善以求舉[illegible]
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illegible]
之薄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illegible]
哉故[illegible]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
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察其
屬郡者也此二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
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
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

則此固可以羅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
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
去官者又以不坐大夫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
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
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
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
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
之人故其舉則[illegible]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
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為法

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
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
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
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
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
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宋之舉主之法五品以上皆得進天下文章
治行之士而今則特屬撫按以舉劾所屬而
京朝官不與也而撫按之舉即子瞻職司之

說矣愚見今之撫按其有所舉屬吏而以贓
汙敗者決當并坐其或於舉辭之中略露其
材識可取而其中之所守猶當俟其久而後
定雖差可以[illegible]而藩臬守巡之長與郡
太守[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按而行舉劾亦當各具其
所以賢其不肖者以[illegible]於吏部[illegible]
院[illegible]觀之年則校其所舉[illegible]之中若只定[illegible]
陽

無沮善

專為吏胥以下之才其歸重與今亦相參而

文甚錯綜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恐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

稿文八　卷二十

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志久而不倦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

稿文八　卷二十一

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

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凡三者之謂也

敎化

看他行文紆徐婉轉將言不言處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敎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乎後世敎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敎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學者以爲

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因已立矣天下翕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

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其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欺詐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

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因闕用不足而未可以有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東坡勸教教化所以在河西之兵與寶元以

來嘗賦爲案其言雖近長老而其實[illegible]各
矣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策

省費用

子瞻論節用[illegible]大宮
[illegible]使及[illegible]之一[illegible]必
有思[illegible]而未盡之說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其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

用本朝人語似前政處下字略易之是

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所
以取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
而財愈不供此其爲弊不可以知其所終也而亦不反
其始而思之夫鬻者豈惡於不欺而不食乎今
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
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猶歲出師以
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
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
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

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
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
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
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
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
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
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
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
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

亦一時之計也至於[illegible]以爲入用
之不給則取之益多[illegible]用襄
世苟且之法不知[illegible]所謂不終
月之計也今天下之[illegible]不有
禁關有征市有租[illegible]則凡衰
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illegible]之時豐
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
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
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

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盜
賊而吾之稅將不爲國乎吾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
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
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
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
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
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
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夫百官同其憂樂者
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

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
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
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
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
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
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
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所從出之衆其
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
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

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
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可求而去
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
天下庶乎少息也

蓄材用

欲募天下之將材而歸之於京兵治兵問一
說然其本在有司用之一心與一氣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
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
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
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
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
於鰍蚖之所蟠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

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
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
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
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
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
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
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
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
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

無所恃而民又自惜其力此所以能致人乎天下
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
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
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等也天下莫不紛然
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自敗其
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
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人之寡而用
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人主之所以天下之
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

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
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
此二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
者亦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
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
興之際四方奮發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
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
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求
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

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
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
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
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
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
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
方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
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
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

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
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
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
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
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
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
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
也

練軍實

欲爲擇兵而數而又限以年　精擇之說

遣之才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强銳足以

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斂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

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

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噉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

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

[illegible]

[illegible]

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為五十已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

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

皆新居而教之則緩急不[illegible]廢矣

此篇文須看水上勝下字眼

勸親睦

三代之道言深見而文亦美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

蘇文〈卷二十一〉三

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鬭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恤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

蘇文〈卷二十一〉三

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

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
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
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
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
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
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
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
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
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

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
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
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
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
而行之者少則卒其有倫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
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
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均戶口

文甚疏略其欲使天下之官[illegible]者徙之荆襄

唐宋許洛陳蔡之間其[illegible]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
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
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
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
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
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

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
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
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
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
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
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
則是爲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御給於其中當成康
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
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

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今其田欲有天下之民擇
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與其衣食之餘足以爭歸者
挈妻負子以分升合之□□民無餘蓄一遇水
旱則務者轉於溝壑而□□□□地非不足而
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
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以困農民不
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
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
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

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
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
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
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
而加恤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
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
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
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
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
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
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
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
皆徙諸陵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
徙荊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
此者故恐獨行而不能齊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
不在焉則其去鄉輕而後可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
下不能常安而無變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民方其
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

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
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
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
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輕賦役

與今江南賦役之甚不同今江以北戶止開

石數而不及田之畝數故富者北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舉而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基僥

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為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貿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貿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

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

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美惡[illegible]
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可
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
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地美矣也如此而其賦少
其役輕夫人示而賦有者可以亦均矣鬻田者皆以
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
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
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安多少
而以稅券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

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
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
知其所終也

去姦民

論利害處刺骨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
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
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
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
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
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
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

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
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
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
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
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
下有釁鋤耰棘矜相率而剸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
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
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
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

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于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

卷二　（八卷二一一）　圭

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騖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

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卷二　（八卷二一）　圭